

山水文苑丛刊



夜之谷荒

1857

1/16

山水文藝叢刊第二輯

荒谷之夜

目次：

---

荒谷之夜(報告文學).....	谷新範(1)
德戴夫人最後的晚會(小說).....	巴爾扎克 宗瑋譯(27)
警察和讀美歌(小說).....	O·亨利 宜閑譯(49)
懷小瀉(散文).....	雪徑(59)
邊沿(小說).....	彭燕郊(65)
河邊(詩).....	白岩(84)
我不曉得那條路(詩).....	田間(87)
伐佐夫詩二首.....	羅甸華譯(94)
重大的結算(詩).....	鄭綠芷譯(98)
雨天雜寫之一.....	茅盾(112)
抄抄摘摘錄外篇.....	雲彬(115)
「人的花朵」自序.....	呂獎(122)
「冬天，冬天」前記.....	袁水拍(125)
「早醒記」題記.....	紺弩(181)

---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桂林府後街二十號遠方書店發行

# 荒谷之夜

谷斯範

一

武裝會議後第二年秋天，我在豫、鄂、皖三省交界的叢山間旅行。有一次從河南省×陽縣橫過桐柏山，乘湖北漢陽，意料不到會進在一片渺無人煙的荒山裏；怎麼會走入那片荒山裏去，想來也記不清楚，可是當時的恐慌與驚望，現在回想起來，還有點毛骨悚然。那一帶荒山，不但足狼和狐狸的巢窠，還被稱做「陰陽界」，周圍一二百里以外的村集裏，駐紮着各種各樣的部隊。北滿洲師團的騎兵警隊，鐵嵐堡的偽軍，湯××的游擊支隊，××軍的挺進支隊，黃學會，大刀會地方部隊，仇視與屠殺，正在進行，「陰陽界」被擄去的人，落在任何部隊的手裏都很難有好結果，敵傷不必說，正規軍會議會是什麼什麼，別的部隊說句老實話，有些本來就和土匪差不多，而且你不能向人問路，任何人不會指示你一條莊路，更會帶你往死路；土匪總強左首一帽由



願，沿山脚靠左手邊走，遇見松林，右轉灣向正南方翻兩座山……到了。有狗叫聲，遠遠的可以看到見村塔和炊煙，結果：他們綁了你，拷打，審問……幸而那一天，一個人也沒有碰到；我餓得倒在蘆草地裏，一隻黃毛的兔子在我身邊跑過，竹鷄在遠處「咯咯」叫，蘆草樹傍一棵老松樹上，一隻老鷹拍着翅膀怒視着我，可是沒有碰到一個人。

我疲乏地躺着，把軍氈包做爲枕頭，心裏的慌張與難受的飢餓，使我的肢體和意志，失去彈性的力量，我對眼前的命運，感到有點奇怪，也有點茫然：今夜會在草叢里宿夜呢？還是爬到樹上像鳥似的躲一夜，或者暮然間，會從什麼抓去，闖在小屋里，明天破曉時，被拉出去砍掉！

「不！不！」

我惱恨着自己的懦弱，竭力排除可怕的念頭，背起軍氈包朝西南方再走，望着襄陽的方向，面前橫着幾座大山，大山背後一定可以找到村集和道路，村集里管他駐着什麼部隊那比餓死在荒山裏總好些，可是在天黑前，再翻一座山，顯然是不可能的事。我困乏地踏着亂草走，隨時繞過潮濕的窪地，那裏常常是毒蛇的巢穴，一條惱怒的蛇，會比狼更狠惡的窮追着敵人，你爬上樹，它會從樹幹上盤上來，還在樹是不可能的，它只能在樹下打轉，以骨溜溜的綠眼睛怒視着你。軍氈包逐漸增加了重量，肩胛酸麻，飢餓迫得我坐倒地上……。

太陽沈落，在桐柏山險峻的高峯裏，四十里沖的後面，西部的羣山，浸在夕陽裏，山脚下，紫色的曉霧，染上紫紅色，像雲流似的蓋住了低窪的山谷，背後峯巒的輪廓，消失於夜色里。風一陣比一陣巨大的刮，亂草料索着，深谷里流蕩着淒厲的回響。我有點絕望；難道真的在荒山里宿一夜嗎？不成！無論如何，也得找一間草棚，不管是厝厝木的，或者山窪用來藏肉票的，總比露天好些。於是朝着東偏方向，以對面大山山脚為目標，翻下一座險峻的斜坡，在夜色迷茫中，繼續着無望的行程。

## 二

月光光灑滿了山谷，松樹的影子不時落在身上，我忘記了飢餓，總彷彿有什麼災禍跟在後面似的，不得不加快腳步，並且折了根很結實的橡樹幹，隨時準備一場惡鬥：「不是死，便是活！」我頓時覺得勇氣百倍，連軍靴包都減輕了重量。在月光下，很快的走到山下的丘陵地，丘陵地盡盡時，現出一片遼無無盡的棉花地，和一大盞燈火。

「我敢說得喊起來，沿着一條村道飛也似地跑去，村裏在道谷中的大山脚下，像一極

堡壘似的圍着石牆，寨門口守着兵士；他手里捧着把茶盞，大聲地在跟人講話，黑暗中沒有注意到這。裏面的燈光稀少，隱模糊不過是七八十戶的小村集。街上照着月光，一匹瘦弱的老馬，排在兩家磨坊門口，磨坊裏，有燈光和磨聲，其餘店舖門都關着，門前不掛招牌，只刻着「權」字，我在磨坊底間刻身道，竟能找獲像鋪裏，裏面一燈點門：「下其衣，與其否！」一個滿身發汗由麵粉味傳小學，他走了出來，催指羅了我，並願意儘我去，經過三四家舖頭，有半喝醉的村人過來，第一個人是細眼扁鼻的高大漢子，約三十多歲，頭髮像獄犯似的剪成一個圓圈，手背上攤了塊黃布，提了根比頭高出兩尺的鏢鎗，後面一個穿着藍紅長背心，臉有麻點，高擎着燈籠，燈籠上印個紅色的「楊」字。

「白銅元寶，今夜誰坐的堂？」從一家店舖門縫里探出個女人腦袋來。

「羅爺爺！」提鏢鎗的說：「小秋娘，今夜你不去嗎？」

「去的。」小秋娘在裏面回答。

他們很快的過去了，留下一股爛鼻的酒氣。我問那磨坊學徒：

「羅爺爺是誰？」

「羅爺爺是誰？」

「他幹嗎？」

「奉教養他七八歲過來的。」

「我弄得很明其姓，和權問個仔細，他卻指着左首一所矮瓦屋說：『這兒就是飯舖。』」也不等我回答，急急地跑回去了。

滿鐘聲響，粉粉模六十多歲，頭髮乾澀滑滑時代梳辮子的癢跡，前半個腦袋剃得光光的，圍此圍角特別大，後半個腦殼留下四寸長的頭髮，紅眼睛，鬚子剃得很光，有幾處血痕，顯然常用拙劣的剃刀刮傷的。身軀并不高，穿這綵繡襖褂的藍色棉襖，我的到來，很使他驚訝，在木子油燈裏，灑了幾根燭草，叫他老婆給我端盆水來，陪着坐地說：

「這兒之權存，却沒吃的，燭都冷囉！」

「不待你說，我已餓了兩頓，到飯舖裏怎能再挨餓？竭力爭着。」

「官長，我們沒本錢買麵粉，」掌櫃娘子端了盆水來說，她已頭髮灰白，穿着襤褸的破衣服，我給了兩枚銀毫，叫他買點麵條，酒和牛肉。

「你到堂里講一講。」老掌櫃吩咐着說：「你說店裏欺個客，一位官長，上裝騙去的！」他轉個臉來向我問：



「官長，有通行證嗎？」

「那一部隊的？」

「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黃顏色，上面印着字。」我無法回答，他懷疑地看了我一眼，對他

老婆加上一句：

「你不要忘了說，沒有通行證！」

我嚇了一跳，探口氣問：「東洋兵不常到集上來吧？」

「你說說吧！」他的纏得光光的前額，映着木子油燈的燈光發亮，坐在一把小竹椅上說：「東洋兵全給趕離啦！怎麼會來呢，集上一共到過三次，一次殺了木匠和白頭元寶的弟媳，一次放火燒……海××的部隊也來過，××軍也來過，天劫了。想天的手揉了揉紅眼睛，接下去說：

「從前我的兒子當兵回來，家里住了不到三個月。一個夜裏，正好睡著的，忽然鬼纏住了他，穿過了衣服，稀裡稀裡說：『爸爸！我要出去。』——『那裏去？』——『我要出去！』你以為他到那裏去？他姊姊的，他到地地里去打個盹，第二天，得了病，後來，就死去。我兩老夫妻哭得要死。後來想起來，倒癩哭呢？早死早有福，他死的時候還有棺材，我兩老夫妻死的時候呢？……」

他聲音有點壓住，才紅眼睛看了海源，嘆着氣說：「地是棺材底，天是棺材蓋！」

榮權嘆着買了麵條和酒回來，買不到牛肉，她聽見老榮權的最後兩句話，憤聲地說：

「吃一頓，滾一頓，老頭子呵！我們還是死好！」

「滾擲到棺材本錢啦！」老榮權正經地說。依然面向着我，坐在鋪傍小竹椅上。

「要什麼棺材！」榮權娘子大聲用杓子舀水。

「你這個下賤胚！」

老榮權怒聲罵着，幫同燒麵條去了。

桐柏山山谷里的夜風，從瓦縫里撞進來，屋子里漸漸有點寒冷，掛在壁上的木子油燈的火，

不住地抖索，我解開軍氈包，在腐碎的稻草堆上打了鋪，灶間裏，柴火在吱吱叫，老榮權端坐着

，把榮草一把一把送進灶肚裏去，他的頰角發紅，滿是補釘的棉襖，綴上紫紅色的火影。

吃過麵條，三個值夜的來了，兩個是剛剛在街上見過的，細眼扁鼻的高大漢子，提着鑲鑽，

穿紫紅長背心的麻子，擎着燈籠。另外一個彷彿是頭目，腦壳很大，眉毛一高一低，眼睛一大一

小，鼻子彎弓似的中間突起，下巴尖小，臉色臘黃，年紀約莫三十七八，身材跟麻子差不多高，

穿着件高領黃緞背心，玄色衣褲，他的一隻大眼睛向我睽了一睽，把頭一側，一隻小眼睛，又向

我睜了一下，盛氣凌人地說：

「拿出通行證來瞧！」

「我沒帶行證，」我說：「但有身份證明書。」

他把我的戰地證明書，在燈籠火下慢吞吞地讀了兩行，往舖上一丟，說：「不行！這不是黃學會的！與我們黃學會無關！……你來探消息的！……探子！」他從黃緞背心裏摸出包「仙女牌」，鎮靜地劃亮了火柴。紙煙夾在蠟黃的手指里，回過頭來大聲喊：「白闖元寶！你死了沒存，我早說，這是個探子！怎麼不搜呀！」

麻子吹熄了燈籠，把我兩隻手臂往背後一挾，白闖元寶首先搜我的腰部，然後從胸部直摸到襖子，又仔細檢查軍靴包。穿黃緞背心的頭目，傲然的吸着紙煙，狡猾地瞧着我。老掌櫃站在灶間門口，低垂著頭；他的肩膊，露出一塊掌櫃娘子的灰白頭髮，她在碎聲說：

「老賬子呵！……他……還會滾嗎？」

那頭髮像獐狍似的白闖元寶，把我的身份證明書，拿到「堂」里去，麻子把守着門口，頭目在屋子裏來回踱着，不時以一大一小的眼睛，狡猾地眨動着。我瑟縮地坐在藤草舖上，出乎意外的，他也幫着我坐下來，懶懶地說：

「呵！你還年青，還該多添幾年呢！」

皺了皺一高一低的眉毛，蠟黃的臉孔上，滿露着虛偽的同情，從黃緞背心的袋子里，摸出一仙女牌，遞給我一枝，謙虛地問：

「你吸煙嗎？」

「謝謝！」

他給漢遞亮火柴。

「老弟呵！」他轉身給我咬耳朵：「你有生命之憂！」

「我這人是這樣的，」他提高聲音說，蠟黃的手指夾着煙，一大一小的眼睛，灣弓似的鼻子，突下巴，同時顯得善良起來：「我覺得做人總要憑良心，能行方便處總要行方便才是，什麼燒香念佛，都是假的，救救人家這條性命，才是真的！」又輕輕跟我咬耳朵：「一百花邊（註：卽銀元）如何？」

「漢漢有這麼多錢，」我不高興地說。

「你還個個。」

「我漢有錢，」我新鐵釘釘地說。

「真做！做這擺子，漲軍！」

他從稻草鋪站起，大聲罵，穿軍紅長背心的麻子，遠遠的用鏢鎖威嚇，老掌櫃和掌櫃娘子，無依在外角發抖，那頭目越罵越兇，敲桌頓足地暴叫：

「我們會一刀一刀刮了你！你這探子……！」

我非當懺悔，坐在鋪上，揮着頭流淚。

後來，白開元賣來了，擎着蓋印着紅色「楊」字的燈籠，對頭目說：「楊三爺面議這位長官！」

我混蛋大吃一驚，溜進了，守在門口的麻子，也向我伸了伸舌頭，在黑暗中走脫，我覺得楊三爺這名字有點熟，仔細一想，記起來了。那麼，剛才穿高領黃緞背心的頭目該是陰司秀才，這一個村集，該是楊家大寨，一個部隊裏的士兵，曾向我講過關於這個村集的一段悲慘殘酷的歷史。

### 三

那時，我還在這陽離近，新辦到到河南省桐柏縣境的某一部隊去，當時兩個部隊正在仇視，

他們無法派武裝送我，又不放心讓我獨自去。差字概本地人的土匪，穿了便衣，暗懷一枝木壳，保護我去柳粉。那個土匪是楊家大寨人，名字叫楊長壽，是個有胆量的二十七歲的農民，頭髮蓬鬆，鬍鬚，臉孔紅而腫，肩胛身子都很大，舉動有點魯莽，路上，他說話得很多，也很零亂，粗粗整理，給姓費財了一頓晚餐中短相與一個小村集的圍羣，也可說是，楊家大寨一段動亂中的歷史：

「我家有十二畝田，三畝楊三爺家的租田，自己蓋了兩間泥屋，有一頭黃牛，一匹灰色驢子，日子還可過去，父母早已逝世，老婆娶了兩年，她是遠隣城裏一個鐘錶匠的女兒，民國二十六年冬天，一次家里做冬至羹飯，請了左右鄰舍，也請了陰司秀才，他是幫楊三爺做事的，應縣政府小抄公事，都由他一手辦，忽然，楊三爺也跑來了。他說：

「花酒，豈有此理，也得請我呀！」

我疑難得團流淚了，陰司秀才趕緊讓了首位，卑恭地站在一旁，楊三爺是我們的寨主，排輩份還是叔公，他有五百畝田，樣子也真像寨主，咧不肉腫腫的臉，戴着紅頂四瓜帽，穿湖藍紅圍花綢袍子，他挾了幾塊菜，說：

「團團團！，你家娘子的菜做得真好！」

「長壽棧！出來謝謝三爺！」陰司秀才面向着灶間喊：「三爺的稱讚，一句話，一錠金子！

我的老婆出來謝過了三爺，陰司秀才映着一天一小的眼睛；陰司秀才的眼睛是一隻大一隻小的，這番怪相！他笑着說：

「三爺呵！草屋出西樞，箍樞匠却生個美女兒咧！」陰司秀才是壞蛋！官長！他臉孔蠟黃黃的沒一點人色，是想毒計謀人的！人家說，他在陰司裏已中了秀才，其實會落入油鍋煎呢……

三天後，我跟陰司秀才上襄陽城裏去，他到縣政府送「戶口調查冊」，我賣蕃薯，忽地，我發起火來，把蕃薯攤「函」，罵着說：

「陰司秀才！你不要惹我的火！先告訴你，……我會拔了你的頭！」

「長壽星！我什麼地方得罪了你？」他向我打拱，要我還出個「鼻」來，我臉紅了，他嫌奶的，真難搞！

「有！唉，陰司秀才有你緊要公事，要我連夜送到縣政府去，樓下大廳到東陽，有五十里路，乘船三座方崗，那睡是多大，山濤濤濤濤濤，凍着冰，山頂的風，竟把人刮到深谷裏去，陰司秀

才這壞蛋，落入油煎鍋的！……我翻了一座山，天落起雪來，天空的雲顏色白花花的。我趕緊回來。黃泥牆的門虛掩着，我摸進去，聽見老婆的聲音。

「長壽饅頭！……」

「叫他當兵去！」一個漢子傲然的說。

我衝進去，在黑暗中扭住柱子就打；老婆拖我的腳，在手背上咬，我痛壞啦！手一鬆，那漢子拔腳就跑，我拚命追；將追到時，手發抖啦！天哪！那是楊三爺：皮袍子披開着，露着褲子，他瞧着我，冷笑了幾聲，大模大樣的走了！我回家去，要裁掉婆婆的頭，想再也找不到了！五天，陰司秀才帶了人來，把我帶到縣里，補充了新兵。後來參加了彰德府，開封府的戰爭。

可是，我一想到十二畝山，兩間屋，一頭黃牛，一匹灰色騾子，想到我的老婆與楊三爺睡在一起，我就哭起來，再也不願當兵了，第二天敵人攻下信陽，我從平靖關逃回家來。唉！大變啦！官長！什麼都變啦！……

楊三爺肉腫腫的臉發了青，紅頂西瓜帽子不戴了，紫紅團花的綢皮袍子，換了破藍布大褂，褲堂里字畫擺設都搬走了，堆了柴草。寨里駐紮着自衛隊，一切權落入徐小隊長手里，他是襄陽人，年才十九歲，頂額又白又長，待我們很好。陰司秀才還落入油煎鍋却沒變，他加人自衛隊。



做事情總是巴巴結結的。我到楊家大寨的第一着，在自衛隊裡磨磨了楊三爺，楊三爺被用處編綁來了，他看見我，陰慘慘地笑了笑，說：

「你回來了呀！恭喜你，願你的婆娘回去！」

聽見沒有？「陰司秀才」說着說說：「敢回控告去，你是楊家大寨人，不是魏陽人！將來是要在楊家大寨活下去的！」

「我吃過糧，捏過槍桿，還怕他兇？」拳伸出去，幾乎打平他的鬍鬚和鼻子：「陰司秀才！你不要惹我的火！……」

上面判下來了：楊三爺兵役無罪，罰穀子二十擔，拘留十天，婆娘仍由我領回去。我喜歡得不要臉，去謝徐小隊長：

「報告小隊長！我年底准來送二隻豬！」

他伸長白頸頭大笑。

我羞紅了臉，禮次薄啦，一隻豬怎麼成！喃喃地說：「我家還有四灰驢子，……好腳勁……隊長歡喜，是匹好坐騎呢！」

「都不要！」他笑着搖手。

楊三爺從拘留所出來，要救回我所種的三畝租田，我不肯，又賺泥吐活，後田種會餓死。他到自衛隊里控告，給駁了回去。磨坊司務老婆，一個矮小極強年紀約四十歲的女人，也到自衛隊告了楊三爺，她丈夫年紀已快五十，楊三爺收了別家的錢，把他抓去替當了兵，上面判了下來。他又將二十幾斤炭氣壞了，在磨坊門口下幾條絞轆，當街大叫天哩：

「東洋飛機怎麼不來炸楊家大寨？來炸吧！讓我們跟自衛隊同歸於盡成啦！……」

「我說呢，楊三爺，」陰司秀才搔弄着尖下巴，惡聲說：「三陣信尚有跨下之船……」

「沒你的話份！」楊三爺怒聲說：「你向自衛隊落尾乞憐去！不要來插嘴！」

我打那裏走過，陰司秀才向楊三爺眯眼睛，咳嗽了兩聲，楊三爺說得更響，向我揚着拳頭威脅：

「我不怕！你這場家末代！機警報告去！我說的請自衛隊爺爺們閉閉眼，楊家大寨火快給炸廢死啦！」

我回頭向自衛隊隊部走，我是吃過糧，捏過槍桿的人，還怕他！陰司秀才追上來，笑容滿面的說：

「長壽！我跟你說句知心話！」

我給個不昧，一口氣報到隊部派，從實報告，他們又把他那來，押入拘留所裏，拘留所窗口

，磨坊司務老婆拍着掌哭罵：

「天開眼哩；老甲魚！……」

不久，上面來了命令：集中糧食，楊家大寨開始查糧，多餘的由公家收買，其實糧無須查得，誰家每年收幾擔穀子，幾擔小麥和玉蜀黍，肚裏都清清楚楚，楊三爺偏要賴個乾淨，穿著破藍布大褂，愁聲愁氣地說：

「一共不過四五十畝田……」

「有三四百畝，我頂着說！」

徐小隊長後面跟着磨坊司務老婆，她尖聲嚷：「三四百！三四百！三四百！」

楊三爺壓着腿轉滾木，陰司秀才臉色蠟黃黃的像具屍首。自衛隊查遍了廳堂，廚房，穀倉，却難獲稻草，查不到糧，有三石小麥，是種了的，徐小隊長忿忿地來了，臨行時留了句：

「楊三爺，我先通知你：糧食是死罪！」

「我不怕！」楊三爺在背後輕輕咕嚕：「橫直要死！橫直會被你們這批狗仔子磨死！」

三天後，磨坊司務老婆來報告：楊家大寨西首一座荒山頂，蓋了個軍棚，夜裏雨落在燈籠

餘小陳托親自去搜查，發現山洞匿藏着幾百擡穀子，還有槍械。他回到楊家大寨，下令逮捕楊三爺，楊三爺已經逃了，陰可秀才也逃了，幾百擡穀子全數充了公。冬天過去，楊三爺沒有回來。

今年四月初，鄂北大戰發生，東洋兵五路攻襄陽，楊家大寨人可忙啦：砍伐樹木阻擋道路，把糧食埋在地下，婆姨們疏散到荒山裏去。一天，自衛隊調去作戰，僅留下十多個兵守在寨里，半夜，禰來啦！五六百黃學會徒包圍了楊家大寨，殺死了十多個；我從寨裏逃出，在黑暗中看見陰可秀才擎着火把在喊：

「快去捉獲隱入的乾兒子！……」

寨外圍牆書房層包圍着黃學會徒，我無法爬出去，躲在別家的驢子棚裏，到天亮，被捉住了，帶到楊三爺家裏，他們把我剝光衣服，反手綁住，吊在馬廄里。楊三爺穿這短衣褲，袖管撐得高高，操着藤條來了，後面跟着陰秀才，他的一大一小的眼睛向我睜着，拱着手說：

「真難兄！久違啦！」

楊三爺向我狠命抽了三藤條，我痛得大叫，他却層層條條點着我的鼻子，逼着說：

「你說呀，我有幾畝田？」

我壓下不住的打抖，胸口熱辣辣的痛，他又兇狠狠緊問着：

「你的嘴到那裏去了？怎麼不說。」又向嘴上重重抽了兩條，嘴歪了，鼻血水一楞地流；我不住地求饒，大聲哭。

「你客氣些！長壽兒！」陰司秀才蠟黃黃的臉孔，露着陰森森的笑容，冷聲說：「告訴你乾爹去了！叫他來收拾我們！」他臉孔一翻，奪去楊三爺手上的藥條，向我一陣亂抽，我痛得暈了過去。

醒來時，聽見女人尖叫聲，摩訶司誇迷也跟我同樣的被綁，她裸着上身，垂着一對黃皮膚的奶，頭髮披散，矮小的身子，亂撞亂顛。陰司秀才在一邊揚着頭陰森森地笑。

「我有幾畝田？」楊三爺臉色鐵青，攪着酸條喝問。

「三四百！」她強強地回答。

楊三爺向她用勁一區抽，滿臉滿身是血痕和紫青，奶腫得紅紅的，血一滴一滴地從奶頭滴下來。她大聲地悲痛地哭了。楊三爺略略停一停手，喘着氣問：

「幾……幾畝？」

「三四百！三四百！三四百！」她哭着暴叫。

「勒死她！」陰司秀才厲聲喊。

幾個學黃會徒取來一條粗棕繩，打個活結，往她頸上一套，兩邊拉起來，……我閉上眼睛，馬廐裏肅靜，只有喉管被勒斷的「咯，咯，咯」的響聲；後來聲音沒有了，她裸着上身死去，鮮血和嘴角血在流。

「把屍首括出去！」楊三爺叫着。

「長壽兄，現在該換到你了！」陰司秀才向我走來，打着躬說。

我要請求饒命，沒用，他們用水灌進我的鼻子裏，叫我赤着腳立在下面燒着炭火的磚石上，用針刺我的指甲縫，最後把我懸空吊在橫樑上。

半夜裏，給楊三爺派來挑水的我的一個親叔父，偷偷爬進馬廐，切斷繩放了我，我就逃到鄰家當了兵，以後我們跟黃學會打過幾仗，但楊家大寨沒有奪下來……」

#### 四

白州元寶領我到楊三爺家的廳堂裏，廳堂很整潔，點着盞美字燈，中間掛着幅大壽字，對聯是翁同龢手筆，畫几上擺設着坐時鐘，和一尊玻璃櫃裝的白磁彌勒佛，兩邊排着八把椅子，四隻

茶几，鋪着紅呢椅墊，幾隻古式高腳錫茶壺，和幾碟嘴膜的殘茶盪未撤，大約客才散去，等了三四分鐘，外面進來個身材高大的人，戴着紅頂西瓜帽，臉孔大而多肉，穿着件藍色綢緞子，後面跟着穿黃緞背心的陰司秀才，他畏怯地說：

「三爺，這位是剛來楊家大寨的谷先生。」

「谷先生！」他驟烈地喊起來，向我謙虛地作了個揖：「光臨草舍，這裏是山寨，我們怎麼敢當呢！……你先生能來，真是如獲甘霖！楊家大寨多的是新聞，住一年也採訪不完，……怎麼不來撥茶！……陰司秀才，你有「仙女牌」嗎？趕快請客人呀！」

陰司秀才摸出煙來，劃點火柴，越發向我卑微地深深打了個躬，意思無非求我不要提起做鋪裏的事，楊三爺坐在說下首，把臉靠近我說：

「山寨裏沒有好紙煙，我是不抽的，隣近有個姓宋的寨主，也不抽紙煙，跟我一樣，有時要請客人，往他處買了一條，……天哪！幾幾乎砍腦袋！你揭發揭發黑幕吧！谷先生！我們要被狗小子折磨死啦！一條紙煙，你想，有什麼了不得？他們說：「不行！你買東洋貨！」宋寨主的弟弟，後來被他們殺掉的。」

「陳」

還有誰呢？自衛隊！狗養的自衛隊！」他忿忿地說：「我們黃學會是真正老百姓幹起來的，他們說是『殺匪』，專殺我們老百姓的，都是稱『自衛隊！……』」

谷先生！你不要見笑，陰司秀才站在楊三爺傍邊，接上來說：「我是加入過自衛隊的，從沒有看到他們打過東洋兵，只看到他們殺呀殺，誰呀誰的括『花邊』！谷先生！打那天當說高話，眼珠子是黑的，『花邊』是白的，見了錢誰不變！可是非水不犯河水，黃學會不犯他們的界呀！他們說：『你是殺匪』，『誰是地主』。『你是土匪』。楊三爺就吃過他們的虧。」

「楊三爺發黑幕吧！」楊三爺悲憤地說，我想起楊長壽所講的事，隨意說：「我在棗陽，聽人談起，楊家大寨在兵役方……面……」

「完全依照兵役法辦理，」陰司秀才打了個躬回答。

「籃呢？」

「抽了籃的，」他嚴肅地說：

「你胡說！」楊三爺喝叱着：「陰司秀才！你記住，有貴客光臨的時候，沒你的話份！到『堂』裏敬你的鬼去！」陰司秀才眯了眯一大一小的眼睛，結結實實去了。谷先生這裏是山寨，鄉下人連「一，二，三，四」數字都不識，抽籃反有弊端，我們照最公平的辦法，揀游手好閒，不



務正業的還壯了，押去了一個磨坊司務，一個楊長……」

他縮住了下半句話，眼睛兼神地瞟着映着美乎燈光的白磁彌勒像，記起什麼似的說，「谷先生！你要到『堂』裏去看看嗎？」

什麼「堂」？

「我們黃學會練武藝的！鄉下八一概不通，只相信菩薩，沒權法，神道設教！你去看看，可不要見笑呢！這還是山寨，什麼都不成話。他們却眼紅腫。狗養的自衛隊！我叫陰司秀才領你去

不久陰司秀才來了，白胡元寶又燃着了燈籠，半路上，他敲着眉頭問：

「谷先生，你今天有沒有吃過牛肉？」

「沒有。」

「那倒好，我們楊家大寨是禁屠，……：白胡元寶，我忘之爾才你該留盆清水給谷先生洗洗

「一覺宿洗手嗎？」我不高興地問。

「唉！」陰司秀才嘆口氣說：「『堂』裏是連雞之陣了！」

「靈臺之地」是三間破瓦屋，燒着對尺二長餘白蠟燭，擠着二十多個人，看見我們進去讓開道路，神台上供着個黃紙牌位，寫着：

「四方萬靈者神佛之位」

燒着檀香，放着四隻酒盅，四盆祭品：米，鷄，蛋，茶葉，和一片乾魚，神台左首，穿纓紅長背心的麻子在燒黃紙，他驚異地瞧了我一眼，右首，木架上插着：撲刀，劍，大刀，鏢鎗，蛇矛，戟，棍，鎗等古代武器，二十多個黃學會徒中，大多數是壯年農民，但也有種小腳的五十多歲的老婆子，和年輕的姑娘。

「今夜關爺爺坐堂，陰司秀才驕傲地說：「騎他來可不容易呢！」

麻子燒完了第七道黃紙，教徒們都跪了下來，頭叩着地，陰司秀才也跪下來，輕聲對我說：「已經來啦！」他們起來後，麻子又燒了道黃紙，白爾元實在神台前癡癡顫顫的拜着，頭髮弄得像獄犯的腦袋，不住地搖動，細眼睛半閉着，嘴吐着白沫，他忽然大喊一聲，站了起來，滿漢似的東衝西撞着：」

「呵呵！……呵呵！……呵呵！……」

「白爾元買，吃下去！」陰司秀才給他一塊磚石，下了命令，白爾元蹣跚過來，大口嚼着，

吃入肚裏，麻子又燒了道黃紙，白銅元寶亂倒地上，大聲哭着，跑了過來，一個長臉孔農民，接濟跪在神台前拜，拜的神志昏迷，大發一聲喊了起來，由「關爺爺」神授了一套大刀，第三個是五十多歲的老婆子，要一對鐵鎚，麻子燒了道黃紙，她醒過來後，忽跪在神台前大哭。

「關爺爺饒饒我兒子吧……」

「小秋娘！怎不叫你家小秋娘加入黃學會？」陰司秀才皺眉頭問。

「他不肯，」小秋娘哭着回答。

「那麼求關爺爺有什麼用？讓他下世永不結生吧！誰叫他以前加入自衛隊，一陰司秀才：蠟黃的臉孔一大一小的眼睛，灣弓似鼻子，甚至連他尖下巴和黃線背心，都顯得威嚴起來，他喝着說：「不許哭！白銅元寶，你拉開她，不要污了聖靈之地」。

## 五

我國飯舖的時候，仍由白銅元寶送我，却没帶燈籠，月光靜靜地照着小山寨，路上人影婆娑，不時有碟子的碰撞的叫聲，磨坊裏還在推磨，那匹瘦弱的老馬，也依然撐在門口。

掌櫃娘子給我們開了門，她向白銅元寶問了會堂裏的事情：老掌櫃坐在小竹椅上打瞌睡，才醒過來，粗大的手揉着紅眼睛，壁上掛着木子油燈，風吹着，火搖動不定，屋子內光線更加暗淡，刺得光光的老掌櫃的臉孔，也顯得更慘白，掌櫃娘子嘆着氣說：

「小秋下世要永不超生呢！」

「下世的事管他幹嗎！」老掌櫃坐在小竹椅上忿忿地說：「今世的事管不住，黃學會措乎不出，活都活不下去哩……」

我睡入稻草鋪間起長壽的事，老掌櫃疑惑地向我瞧了一眼，又揉了揉紅眼睛，感慨地說：

「你說兩間屋裏的長壽嗎？……他早已不在楊家大寨，屋給三爺墮了柴草，一頭黃牛，一匹灰毛騾子。陰司秀才隸去賣了，老婆給三爺做了小房，自己聽說在當自衛隊！」

「將來靈魂還要進地獄受苦！」掌櫃娘子又嘆了口氣。

「誰都要進地獄的，」老掌櫃含着淚說：「我們的兒子也在地獄裏，幸而他沒有加入黃學會，不然更受苦哩！他是半夜裏起來，墳地裏打了個轉，鬼纏住了，後來死去的，不久我們也葬到地獄裏去！……」

他走近舖邊，吹熄了木子油燈，掌櫃娘子想起兒子，在黑暗中哭了起來，老掌櫃責罵着說：

山水文藝叢刊

1

死人復活的時候

目錄

論小說

G.盧卡契作·呂榮譯

論「堂·吉珂德」

Y. Delayo作  
陸榕樹譯

死人復活的時候

胡風

教訓

宋之的

生命回來了(上)

洗蕪

回憶「五·四」

雲彬

山城的「五·四」

紺弩

谷(中篇小說·一次登完)

路翎

給尼赫魯(詩)

鄒荻帆

暴風雨(詩)

S. M.

人與戰鬥

游擊隊

N.維爾塔·秦似譯

軍事損失

A.史特凡尼克·洪牧等譯

前線日記一頁

B.果爾巴託夫·令狐厚譯

每册國幣五元 · 遠方書店發行

「下賤胚！你哭什麼，啟着客呀！」  
屋外，夜正漫長，傳來斷斷續續的山谷裏的風聲。

(一九四一年)

# 德戴夫人最後的晚會

巴爾札克著  
宗 璋譯

一七九三年十一月里的一個晚上，卡倫丹城重要的居民全都在德戴夫人家裏——沙龍——里面聚會了，她每夜都要舉行這樣的招待會的。在大的城市里，這種晚會自然不會引起多少人們底注意，可是在一個小地方，却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尤其是兩天以前，德戴夫人因為身體不舒服轉原故，曾經聲明她患病——不能接見賓客，——在往日這舉動，已經就等於巴黎所有的戲院停演一齣，使當地每個人都覺得生活里面欠缺什麼東西似的；何況現在又是一七九三年（法國大革命的第一四年——譯註）這種不謹慎的行爲是可以招致到不幸的結果的。一點很輕微的和貴族有干連的瑣事，都可能關係到生和死！因此德戴夫人底地位既然這樣重要又這樣危險，無怪當夜到臨的賓客除上洋溢着深深的好奇和幼稚的狡猾的表情了，

德戴夫人是位待遇幾次動草的陸軍中將底寡婦，革命爆發，王室和貴族向國外逃亡的時候，

她就避居到卡倫丹來了，——因為這里有她底產業；——希望「恐怖」(註一)的勢力在這個小城施行得不怎樣猛烈。由於她對這地方的熟悉，她底假設是猜對了，「革命」的暴虐果真在下諾曼第(註二)輕得多。

以前她來到卡倫丹觀察田產時，自然只和當地的貴族往來，現在她不得不做開廳門，歡迎本城的重要市民和新貴了！她一方面用友誼餽養和他們聯絡，同時又儘量避免他們底仇恨和妒忌的醒覺。德戴夫人，既仁慈又有禮貌，加上不可描摹的嫺雅的舉止，並沒有乞助諂媚和哀求，就得到人們一致的尊敬同讚美。完全虧了她應付的聰明，才能在這港灣紛歧的海里面航行。她從來不會在這些暴發尸前面低頭，也沒有傷損過去老朋友的情感。

雖然她三十八歲的人了，她還是保存了有——並不是下諾曼第少女典型的豐腴的體態——一種纖雅的，所謂貴族的華貴。眉目非常清秀，身段秀美，柔媚；當她說話的時候，蒼白的臉似乎被生命的火把點燃了起來，大而黑的眼珠里，充滿了仁慈的穩重，同時更包含着——一種虔誠的平靜，好像說她生存的主要的目的並不是爲自己。

(註一) 法國革命有一段時期死亡的人很多，歷史上叫做恐怖時代，簡稱恐怖 Terrore

(註二) 諾曼第 Normandy 在法國西半部，英吉利海峽邊的半島上，分上下兩部。

當年紀很青的時候，她就嫁給了一個老而善妒的軍人，又在宮庭里過了多年的虛偽的生活，一層嚴肅，孤寂的面紗從此蓋上她底心靈，——那可愛的臉龐以前一定映耀過一次愛情底光輝和幸福的！她不得不將三層抑心中湧起的女性的感情和衝動，當她只是感覺着地（不是思想着地）生活的時候，所以藏在她心底深處的情感仍是貞潔的，處女的。正因為內心的青春，使她還保留有極大的吸引力，而常常在她底容顏里流露出來，甚至於令她不時坦誠地表示出自己無邪的情慾。

她底外表使得別人起敬，然而在她底滯止和語調里：則有一種對不可知的未來的衝動——這種衝動本只躍起在少女底心中的。最麻木的人都能體會到她這種力量，而傾心於她，但是又被宮庭的莊嚴的滯止激起一種敬懼的情緒。她那偉大的靈魂，已經被苦惱的鬥爭磨練得過份堅強，使她超出於平凡的人性之上，——這一點是人們全感得到的。她這種靈魂只能孕育更高潔的情慾。

於是福蒙夫人底情感全集中在一個愛情上面，——集中在母親底愛情上面！她在作妻子的時候，所發射出的幸福和快樂，似乎在作母親的時候，得回來了！她不僅以母親底純潔，深廣的虔誠來愛她底兒子，而且還帶着情婦底嬌媚和妻子底妬忌。他不在身邊，她焦急；他在遠方，她苦



痛，她一直望着他，她活活在他身上，活活爲的是他。他不僅是她唯一的子息，也是她唯一的親人，唯一寄託她一生希望，恐懼，和歡樂的生人。死去的伯爵是德費家最後的一人，她又是有已娘家唯一的子留。——這種塵世上的關係和她心中最崇高的需求結合，加強了那每個女人都有的，已經夠強烈的母親底愛情。她花了無限大的照料才把孩子撫養成成人，這使得他更值得她心愛。醫生二十次以上曾勸過她一定會失去他，可是她信賴自己底希望和預感。最後，醫師團的診斷證明是錯了，他平安地渡過嬰兒時代的風險，她是怎樣的欣喜啊！尤其是後來，驚喜地眼看着他一天天地康健，強壯。

老對她持久，辛勤的照料，這孩子成了一個極有希望的青年；雖然才二十歲，他已經被人認爲是凡爾賽宮中最有教養的紳士了。除此之外，她得着別的母親的努力而沒有獲得的王室——她被她底孩子崇拜；他們互相了解，心心相印；即使沒有自然的契約（指母子關係——譯註）他們連在一齊，他們之間也會產生人們終生難求的，高貴的，默契的友誼的。

小伯爵十八歲的時候，就被擢升爲陸軍少尉；爲了忠於當日的榮譽律規，他也隨着諸王侯到國外流亡去了。

因此德戴夫人，——禱錢，高貴，而且是個流亡者底母親，——無時不在危險襲擊下面生活

着——但是爲了替孩子保全家財，她只有忍痛放棄和他在一齊的快樂，而住到卡倫丹來。她非常高興自己勇敢的行爲，她不是冒着生命的危險去守護他底產業嗎？後來，她看到革命政府公佈的嚴峻的資產處決律，她反而睡得更香甜，因爲她底孩子如今是平安了，斷頭台和危害奈何不了他。羅麗賀落自己用這最高明的法子，保護着她全部的珍寶——他底生命和他底財產。

她一身担当了在卡倫丹等候着她所有的災苦。她以第一貴婦的資格到了那里，每天都有上斷頭台的危險。不過母親的勇氣支持了她，令她以不分貧富的解除別人的痛苦，贏得窮人對她仰知感；令她把人們底娛樂結合在一齊，使得富人滿意她。

在她家里，她招待了本城的公社檢查官，市長，區主席，公共檢舉人，和革命法庭的法官。前四位都是沒有結婚的男子，都在向她獻殷勤。每個人希望她能嫁給他——由於害怕他們加在她身上的災苦，或者需要他們底保護。那位公共檢舉人，以前是加恩城的律師，如今替她管理家產，採取了頂危險的進攻方式。他在行寫上表示得誠懇慷慨，藉此挑起她底好感。他以前替她處理過許多家務事，所以她底財富和她底遭遇他全明白，——而他底情感更被貪婪鼓舞起來了。此外他還有餘力作補助——全區人民生死的大權。像這樣的一個人，年紀又還青，作出了許多大度的幫忙，得戴夫人自然不錯對他作出比較真確的估計了。不過她還是運用女人固有的智慧和狡詐，

使得這些競爭者互相攻擊，互相箝制，她也就這樣拖延下去，平安地渡過離開。當時做這種夢想時保皇黨的確很多，他們自己欺騙自己，以為一覺醒來，明天共和國就會瓦解的——結果就因為一種錯誤，使得他們許多人自己遭遇到了毀滅。

在這種環境里面，德佩夫人忽然不接見賓客的舉動，是不大妙的，每個到她底家而聽說她不接會客的人全生氣了。於是人人帶着那付偏激之區的人民特有的詭怪的表情，到處打聽她有什麼不快活，不舒適，不高興。老管家婦布里古一一回答說：女主人整天在自己房間里，連自己家裏面的人都不見。

人們在小城市中所過的半隱居的生涯，養成他們一種分析、研究別人行動的習慣，這習慣後來簡直成了不可克制的天性。他們起先是同情德佩夫人——不管自己是否覺得她倒底是快樂還是不快樂，——每人去從事發掘她突然不見客的理由。

「假使她滋生癩的話，」第一個猜疑者說，「她一定要請醫生；可是醫生一整天都在我家裏下棋。他還在和我開玩笑，說近來他只診過一個病人，：而那却是不可療治的死症。」

「難道」查胡說，人們都很仔細的研究了一番。

男女的，老的少的，全去作這祕密的推斷；每人都以為自己看出了真情，全心都貫注在這個問題上面。

到了第二天，他們底疑慮變得更惡毒了。女人們一清早就曉得布里吉在菜場上買了比平時多轉多的東西，這倒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布里吉很早就到了菜場，還把那里唯一的一頭野兔子買去了！全城的人都知道德戴夫人是不喜歡吃野味的，——於是這頭兔子又成為無窮盡的討論的標的。老年人在他們散步的時候，也看到伯爵夫人家裏有一種緊張的活動，雖然僕人們全努力地掩蓋這種情況。舞臺在花園里揮毛氈的灰；過去這樣一件事是不會惹起人們的注意的，然而由於現在人人念于構造一個自己編製的故事，這件毛氈也成了立論的根據。

第二天晚上，卡倫丹域的顯貴，聽說德戴夫人宣稱她不舒服不會客，就在市長底哥哥——一個退休的商人家里會齊了。這位商人已有了家室，人格很高尚，得到人們一致的敬重，伯爵夫人也對他有好感。在這次的會商里，每個對這位富足的寡婦有野心的人，全說了一套他們自己編造的故事。每個人心里盤算，怎樣便那個令她幹出目前這種舉動的祕密，給自已造成種種的方便。公共檢舉人底想像中，大概是有人晚上把伯爵夫人底兒子送到了她家。市長以為是拉芬第

城的一個不肯宣誓的牧師躲藏在她家里。區主席覺得一定是一個保皇黨被追逼得急了，到此來隱避，其他的人就猜測是一個從巴黎越獄出來的貴族。總之，**人**認為伯爵夫人犯了一次慷慨大度的罪行，——在當時的法律說來這是一罪行——她說不定因此而會上斷頭台。然而公共檢察人却又低聲說，他們應當誠懇，應當挽救這個奔向滅亡的深淵的女人。

「假使你們把這事情張揚出去，」他接着說，「我就不得不出面干涉，搜尋她底房屋，那時——，」他不再說下去了，可是每個人都明白他沒有說出來的話的意思。

伯爵夫人底真正的朋友代她着急起來了；第三天的早上，公社的檢事官就叫他妻子寫了封信給她，勸告她今天晚上和平日一樣招待賓客。那位老商人，更勇敢些，一早就親自到德戴夫人家里去。由於要挽救她痛心切，這老人堅決地要進去；而且大大令他驚奇的就是看見她在花園里，插下籬笆上最後的一朵花來裝飾她底花瓶。

「毫無懷疑的，她一定藏起了一個她所愛的人，」老商人這樣說，不能不同情這個可愛的女人。她以上特異的表情，更肯定了他底懷疑。他非常為她這種忠實所感動；這種感情在女人原很自然，在男人却很寶貴——因為每個人都以女人為他犧牲為驕傲，——老商人就告訴了她城裏傳佈着的謠言，和她所處的境遇的危險。

聽完了他底話之後，德戴夫人望着他的神情是這樣奇怪，狂野，難說他是個老年人，也不禁戰慄起來了。

「來，」她說，抓住他底手，把他領進了自己的房間，斷定除了他們之外沒有旁人以後，她從胸前取出了一封沾滿泥土的，皺拆的信。

「你讀吧！」她喊，用了很猛烈的力量才說出這幾個字。

自己渾身無力地倒在安樂椅上了。當老商人找到他底眼鏡，把它擦乾淨戴上的時候，她抬起頭來望着他，甜密地，換了一個語調說：「我能相信你。」

「我是不是也參加了你底罪惡的行爲？」這位可敬的老人簡捷地說。

她抖起來了。這是第一次她底靈魂在這小城里從旁的靈魂那里得到了同情。伯爵夫人底愁悶和歡欣，老商人頓時完全明白了。她底兒子參加了進攻格蘭威的軍隊。沒人捉住藏在監牢里寫給了母親一封信，給了她一個甜蜜也是懇切的期望。他相信自己有脫逃的可機，於是說三天之內將化了裝走進他底屋子，不過這封信里也提到令人心碎的「訣別」的言語，——假使第三天晚上他沒有到達卡信丹之什麼就都完了。同時他還請母親給一點錢給這個送信的人，他是買了無數的臉阻攔把這個訊息帶到她面前來的。

熱強織在老人的手裏邊叫着。

「今天就是第三天了！——德戴夫人喊道。」

她立刻忙忙地站起來，拿過這封信，在房裏來回走上走下。

「你可是一點也不聰明，——這商人說。『你爲什麼要買那麼多的食物呢？』」

「但是他回到家，一定是累得、餓得要死的啊！而且……」——她不能再說下去了。

「我很清楚這底弟弟，——老人回答；『我要去叫他幫助你。』」

老商人拿出他以前做生意的精明，給了伯爵夫人最謹慎最智慧的指示；兩人決定了今天所說的和所後的之後，這老人就一一拜訪卡倫丹每個重要人物的家庭，散佈一個最有力的藉口。他對每一個人說他方才遇到了德戴夫人，今天晚上她是要舉行招待會，——雖然她還沒有完全復原。自然他受到人們許多次的盤詰，尋根究底的問伯爵夫人虛病情，但是他處幹練正是諾曼地人的狡猾底藏手，每個忙於研究這疑團的人物全被他引上了歧路。

他第一次的宣傳就造出了奇跡——他去拜會一個害着風濕病的老女人。他對她說德戴夫人幾乎因爲一次腹部痛風而死去，幸虧以前有名的特別軟醫生開了張藥方，用法刺下來的兔子皮蓋在臍部，靜靜的躺在牀上，兩天以前伯爵夫人底急病，就是靠這神妙的藥方治好的。此刻她已經康

復，到晚上可以招待任何一位要去拜訪她的人了。這個故事起了很大的效果，尤其是因為那位醫生——他本是僑保皇黨，——也非常熱烈地討論着這種奇怪的治療法。不過在某些頑固而精明的人的心中，——他們懷疑的根已經種得那麼深，還不能全部相信這件事，因此那天晚上客人全比往日都到得早，偷偷地望着她底臉，有些是出於友誼，可是大多數的人都奇怪她怎麼好得那樣快。他們都見到伯爵夫人坐在她客廳里面，大火爐的那一角里。

她底客廳是和一切卡倫丹人家的客廳一樣的樸實，爲了不傷害那些頭腦狹隘的賓客，她放棄了過去所習慣的奢侈，不使房屋的位置有什麼變更。會客室里的地板就從來沒有油漆過，古舊而污穢的織品還是掛在牆上，仍舊是那一套鄉下的傢俱，點着牛油臘燭——一切全遵從着卡倫丹的習俗。她過着完完全全的鄉村生活，決不忽視一點最不足道的小節，最不愉快的寒儉。但是在招待賓客的鋪張方面，又一點也不吝嗇，——人們是不會見怪的，——總有一頓豐美的正餐款待他們的。爲了設法卡倫丹市民那精于算計的頭腦，她有時故意做出過份的慷慨，由他們在某些地方表示不滿，覺得太奢侈。她再屈尊地遷就。

晚上七點鐘左右，卡倫丹中上等階級的人物全聚集在她家里，圍着火爐坐成一圈。房子的女



主人——幸而有那位老人同情的監視支持她——用了我們不曾聽過的勇氣，來應付客人們最瑣碎的詢問，和般熟淡，歡樂的談天。可是每一記叩門的聲音，街上響起的每一下步履的聲音，就令她驚恐得幾乎控制不住自己底情緒。她提出了幾個大家會熱烈的討論的事件，——如本區財富的增減，和蘋果酒品質的問題，而她那位好朋友是那樣巧妙地接着加以發揮，結果使大家言談得忘掉自己是來偵查她的了，她臉上的表情又是這麼自在，她底寧止又是這麼甯靜。但是那位公共檢察人和一位革命法庭的法官，却一直不做聲，注意地由觀察她面部最細微的表情的努力在喧嘩嘈雜里面聽着屋內每一個聲音；不時又提出一些故意要窘迫她的詢問，可是她，全以獲得優美的鎮定的神態回答了。她證明了母親底勇氣是偉大到什麼地步。

牌局佈置好，人們打着「波士頓」[Povarsi]「惠士特」的時候，德戴夫人還是用着最大的冷靜和幾個年青人談天，——她正是和同一位優秀著名的女演員一樣勝任地擔任自己的角色。不久她就使得他們想玩「Yoto」，（註）而她又是唯一曉得它是在什麼地方放着的人，就藉此走出丁客廳。

「Ma Bayvre Brigitte（我可憐的布里吉啊）！」她叫道，「我幾乎要悶死了。」

（註）這些都是紙牌戲的名目。

憂，焦慮和緊張，使得她底眼睛亮得發光，當她揩去很快地流出的眼淚的時候。「他不來了！」她喊，望着她走進去的寢室，「在這里我才能夠呼吸，能夠生活。再過幾分鐘他也就來了！他還活着，我相信他還是活着的。我底心這樣告訴我。你什麼都沒有聽到嗎，布里吉？哦，我願意拋棄我以後的生命，來曉得他倒底是在監牢里，還是在鄉下走着。我不能往下想了。」

她又四面望了一下，看看房里面的東西是否整齊。火爐的鐵格子下面燃着一爐好火，窗帘關得嚴嚴的；傢俱全塗了油，重新發出了光澤；從這一切以及牀上的鋪設上可以看出，伯爵夫人和布里吉是怎樣最細微的地方都注意到了！在房間的仔細的佈置里，呈露了她全部的希望，她摘下來的花，此刻也放出清香，——這香味是最溫甜，最真潔的撫愛混合在一齊的！只有一位母親才能這樣預測一個軍人底需要，才能準備得這樣充分，使他滿意。一份精緻的菜餚，一瓶醇美的好酒，襪鞋，清潔的麻布——凡是一個疲憊的遊子所需要，所期望的東西，全在這里集中了，——這種家庭的快樂將令他只有想起母親底情愛。

伯爵夫人放一張椅子在桌子旁邊，好像她底祈禱就此體現了似的，而可以增加她幻像的力量。正當她這樣做的時候，她懷痛迸裂地叫道：「布里吉！」

「啊，太太，他會回來的；他就要到了。我敢相信他一定活着，而且在路上了。」布里吉回

答：「我來把鑰匙在聖壇里，把它葬在我手指上，科丁那時就念約翰福音，——太太，鑰匙并沒有掉。」（註）

「這真靈驗嗎？」伯爵夫人問。

「哦，太太，人人都曉得這是頂靈的。我敢拿自己屈靈魂打賭，他此刻還活着。上帝決不會這樣騙我們的。」

「縱使有千般的困難，他也會到這兒來的，因為我憑見他啊！」

「可憐的奧古斯特先生，」布里吉喊，「現在一定在大路上走着呢！」

「聽，敲八點鐘了，」伯爵夫人恐怖地說。

她害怕她在房里就纏得太久，可是在那里每一件東西都似乎是她兒子活着的證明，在那里她才相信她兒子是活着的，她走下樓去，但是進客廳之先，在樓梯的扶手下面站着等待了一下，聽聽有沒有什麼聲音吵醒小城底靜寂的悶聲。她向布里吉底丈夫科丁笑了一下，他像一個哨兵似地守候在那里，——看起來他底眼睛已經緊張得呆板了。聽着廣場上的動靜，和夜氣里的每一個聲音，無論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東西上面，她都見到了自己底兒子。

（註）這是一種占卜法。

遲了一會，她回到賓客那里，裝出歡樂的笑容，坐下來和幾個姑娘玩Loto。可是時時她總說自己有點不大舒服，就去斜靠在火爐旁邊的安樂椅上。

這就是德戴夫人家裏，物質方面，精神方面的情形。同時在從巴黎到瑟堡的大道上，有個青年穿了一件褐色的，當時流行的Cahmashole（短褂），正向着卡倫丹走來。

在「徵兵」（註）的初期，徵募新兵的手續幾乎沒有一定的規矩的。由於時局緊張，共和國實在無法立刻使每個兵士裝備齊全，——因此大路上走着許多穿了平民衣服的新兵，是毫不稀奇的事。這些年青的人有時比他們所屬的大隊到達宿營的地方早，有時動身還比大隊遲；路程的遠近，全以他們自己勞苦的忍耐力爲定。我們此刻敘述的兵士，却走在一大隊到瑟堡去的新徵兵的前面；卡倫丹市長正等着他們來臨，好一分派他們到民家去借住。這個青年人走得很瀟灑，但并不至於躊躇，從他行路的步伐看得出來，他已經習慣了嚴竣的軍隊生活，雖然月亮把他底光芒灑在卡倫丹四郊的田野上，他底頭上却出現了一層很厚的雲塊，似乎就要起風的樣子。於是

（註）法國大革命起來之後，歐洲其他的國家全聯合出兵進攻這新成立的政府，爲了抵抗外敵就大量的徵兵。

年青人就走快起來了，那種速度對於他底疲勞是不合式的。他背上揹了一個幾乎是空的行囊，手裏拿着根黃楊木的手杖，它是從一列高而密的籬笆上砍下來的，——下諾曼第諸省的農莊周圍幾乎全都種植着這種灌木。

這個孤另另的旅行者快走進城的時候，卡倫丹底鐘樓可以望得見了，它在月光裏映成一個幻奇的黑影。他底步履聲喚醒了寂靜的街道底四音。在街上他沒有能遇到一個人，只好去請問一位還在工作的織布匠人，市長住在那里。市長住的地方離這兒並不遠，所以不一會，這個新徵兵就走到了市長家里的門廊下面。他是來要一張到民家借宿的命令的。所以通報了之後，就坐在一張石凳子上等。然而市長却愛會他，他不得不站在市長面前，任憑別人把他看個仔細。他是個步兵，年紀很青。儀容很秀雅，一望就知道出身在一個名譽很高的家庭里面。他底舉止處處表現他過去有很好的教養，而臉上更顯露着良好的教育所給予的智慧的表情。

「你叫什麼名字？」市長問，很了解似地望著他。

「朱達·朱秀」新徵兵回答。

市長趕快令自己臉上的一個不信任的笑容消逝。

「你是從那里來的？」

「從巴黎。」

「你底同伴一定離着你有好些路吧！」這個語彙嬉人用開玩笑的語氣說。

「我在大隊前面三公里。」

「你到卡倫丹宗自然是存一種情感上的原因吧？新徵兵公民！」市長狡猾地說。「很好，很好！他這樣說，年青人正預備開口說話，他却用手勢打斷了他，繼續說：「你可以去了，朱秀公民！」

在催他這最後的兩個字的時候，語音裏顯然有一種諷刺的味道，他遞給了這青年一張借宿證，叫他住到德戴夫人家裏去。這青年臉上帶着一種驚異的神情來讀着這個地址。

「他一定很驕得不必走很多路的；一出門，他就可以穿過市場到她家了！」市長這樣對自己說，當這青年人走出去的時候。「他是一個優秀，勇敢的青年，上帝幫忙他吧！他已經預備了一個足以應付任何審查的答語了。唉，可是假若不是遇到我，而是旁人，向他要證明書看的話——

一切就完了！」

正在這個時候，卡倫丹的鐘敲了九點半。德戴夫人家的前房，燈全點燃了。僕人們忙着幫老

蘇太太穿上木屐和外套，大衣。打牌的朋友也把輸贏結清，一面向女主人告別——這是這個小坡市里早已成立了的法則。

當他們舉行完畢分別的種種禮儀，在市場上各人分頭回到自己底家里去的時候，有一個太太卻發現了一位重要人物沒有和他們一齊出來，說：「看起來，公共檢察人似乎要獨自留在德戴夫人家裏似的。」

是的，那時伯爵夫人正單獨的陪着她個可怕的官員；她戰慄地等待他高興告辭的時刻。

經過一個很長久的靜默，——這靜寂更帶給她以恐懼，——他最後說話了。「Hoyanin（女公民），我此刻要執行共和國的法律了。」

德戴夫人震驚得呆了。

「你沒有什麼事情可報告嗎？」

「沒有。」她驚恐地說。

「呀，太太」，檢察人說，坐到她底身傍，並且改換了一個語調。「在此刻，只一個字就可以把我們，——你和我，——送上斷頭台。我一直仔細地注意你底面容，你底思想，你底行爲。

我決沒有被你欺騙別人的神度所瞞住。你是在等待你底兒子。我沒有絲毫懷疑地這樣說。」

伯爵夫人不自主地做了一個否認的姿勢，可是她底臉頰時變得蒼白了，臉上的肌肉也緊張起來，要透出一個冷淡而哀痛；然而這些細緻的小地方也全沒檢舉人毫無憐憫的眼睛看到了。

「好，接他進來住好了，」革命政府的官吏又接着說。「可是決不能把他留在你屋頂底下到明天早上七點鐘，明天一天亮，我就帶着我自己起草的一張懲罰令到你家裏來。」

她用着一種惶恐的，呆滯的眼光望着他，這表情是可以感動得了一頭老虎的。

「那時我就用一次仔細的搜索來證明這張懲罰令的錯誤，」他甜蜜地說。「我底報告正可以使你解脫一切外界的懷疑。我要特別誇獎你底愛國的忠道，你底公民性；那麼我們倆都得救了。」

德戴夫人覺得這是一個陷阱；她動也不動地坐着，舌頭凍結了，臉孔却發着熱，而一個人敲門的聲音響遍全屋。

「啊！」母親喊起來了，她嚇慌地墮了下來，「救救他，救救他！」

公共檢舉人滿懷熱淚地望着她。

「是的，讓我們救他！」他回答，「甚至於犧牲我們自己底生命。」他有禮貌地把她扶起來

「我全完了！」她喊道。



「啊，太太！」檢舉人用着一個演說家的聲調回答說，「我底幫助不是爲了什麼旁的，——  
真是爲了你一個人！」

「太太，他——」布里吉喊道，她以爲女主人一個人在房裏。

可是這個歡喜如狂，衝進房來的老傭人，一看見公共檢舉人，頓時臉色發白，呆呆地站住了。

「誰？布里吉？——公共檢舉人裝出很和善聰明的樣子問道。

「一個新徵來的兵；市長把他送到我們這兒來住的，」這傭人回答，並且把借宿證給他看，  
檢舉人把這證明書讀了一遍，「是真的，」他說；「今天夜裏有一大隊新徵兵住到我們城裏的。

——他走回去了。

雖然伯爵夫人簡直沒有站起來的力氣，她却能急急地衝上樓去，打開了房門，瞧見了她兒子，  
把半死的自己投到他底懷裏。「我底孩子，我底孩子，」她哽咽地說道，當她用接吻蓋過這句的  
時候，她幾乎是發狂了。

「太太！」一個陌生人的聲音說話了。

「啊！這不是他！」她叫起來，嚇得退了幾步。她寧直地站在這新徵兵前面，憔悴地望著他。



那一夜夜裡底響聲是可怖的。一大隊響徵兵進了城，人人都在尋找自己宿所的喧嘩，對於伯爵夫人是太大的苦痛了。每一個腳步聲，每一個響聲，都欺騙了一次她底希冀；過了一會，夜間的萬物又回復了那恐怖的景象。

快到天亮的時候，伯爵夫人不得不回到自己底房里去。

一直在偷偷注意若主人行動的布里吉，却沒有看見她走出花房，她立刻回到伯爵夫人底寢室，發覺夫人已經死了。

「她一定是聽見了那個新徵兵的響聲，」布里吉喊道。「一清早，才把衣服穿好，嘩，那傢伙在奧古斯特先生底房里走上走下，（好像那是個馬廄一樣），嚶里唱着他們那該死的「馬賽曲」。這就夠殺害我們底夫人了。」

而伯爵夫人底死實在是由於一個更慘痛的情緒。她一定是見到了什麼最可怕的幻像——因為在卡倫丹的銀戴夫人死去那個時刻，她底兒子也在莫比罕被槍斃了。

## 警察和讚美歌

美國 O·亨利作  
宜 閑 譯

在麥狄生方場裏他的長椅子上莎貝不自在地動着了。每逢野鴉半夜三更吭吭地叫着，沒有海豹皮大衣穿的女太太們對自己的丈夫和好起來，而莎貝在公欄裏他的長椅子上不自在地動着的時候，你就可以知道冬天是快到了。

一片枯葉落到了莎貝的膝上。這是霜大哥的名片。霜大哥對於麥狄生方場的經常住客們很有情誼，他為了常年的訪問，發出通知來。他在大街小巷的角落，把自己的名片遞給了北風——一切露宿者公館的差役——這麼一來，那邊的住客們就可以作準備了。

莎貝心裏明白：他該使自已變做一人設計委員會來籌謀對付將來的苦難的時候已經到了。因此他在他的長椅子上不自在地動着了。

莎貝所抱的過冬的願望並不是屬於最高級的。什麼地中海的遊歷呀，什麼暖洋洋的南方約夫

氣或是惠塞維亞灣的航行呀，這一類的考慮在那些願望中間去沒有的，他的心靈所切望的是馬上住三個月，在莎貝看來，一避開了北風和警察，有了意氣相投的夥伴，而且膳宿都有着落的三個月是如心如意的事情的要案。

好些年來，收容各色人們的黑井房子一直是他冬天的寓所。正同有些較幸運的紐約人每年冬天買了車票到派爾漢薩和里維拉去一樣，莎貝爲了自己每年一度的向島上的出奔，作着不體面的安排。現在是時候到了。上一夜，他睡在靠近古老的方場裏的噴泉的他那長椅子上頭，三份禮拜天報紙，攤散在他的大衣底下，他的膝與周圍，他的大腿上面的，已經搗不住冷氣了。於是莎貝的心裏賡時地浮現出那們大大的島來。他聽不超那些用慈善的名義給城市貧民籌措好的補助金。據莎貝的意見，比起慈善來，還是法律規切些。市政府及慈善家所辦的事業是停出不窮的，在那些事業方面，他本也可以找些門路，使照簡單的生活，得到膳宿的。然而慈善的贈與卻抵銷着莎貝的助做精神。你從慈善家手上接受了什麼利益，你要不是用現金，那就非用精神的屈辱來付代價不可。正同吼撒有着他的料頭物與須斯一樣，每一個布商的舖位都有着它的「潔身稅」，每一個布商的包包都有着它的價值，這就是私生活及個人方面所遭受的整查。因此，還是做法律的客位好些，法律雖然具備種種條規所支配的，卻並不無理地干預着正人君子們私人事情。

沙貝打定了到路上去的主意，立即着手來貫徹他的意願。這麼辦是有許多簡易的方法的。最愉快的方法就是在一家名貴的酒館，豪闊地大吃一頓；過後宣布了付不出賬，便不妙不鬧，默默地任憑他們移交給警察去。於是隨機應付的法官，就可以辦理其餘的事了。

沙貝離開了他的長椅子，從方場蹣跚出去，橫過了柏油瀉成的平坦的海，百老匯路和第五街就在那里合流的。他走上了百老匯路，轉了灣，便在一家亮閃閃的咖啡店前面停住了腳步。那家咖啡店是每夜有葡萄呀，蠶呀，和原形質呀之類的取精良的製成品聚集着的。

從自己背心上坡低的一粒鈕扣以上，沙貝全部有着自信。他修過了錢，他的上裝是端整的，他那條滑溜的打活結的黑領帶是感謝節那天一個女傳教士送給他的。如果他能夠在這當兒一張桌子邊坐定，他就可以不使人家動疑而把事辦妥的。露出在某面以上的他那一部分身子不會在室信心裏引起一點疑心來。沙貝心裏想着：一隻燒烤的鵝鴨連同一瓶司勃列斯，再加勿酪糖，一小杯蒸咖啡，和一支雪茄該就差不多了罷。等那一塊錢足夠了。那總數不該高到引起咖啡店管理員方面畸形極度的報復來；可是這一錢，在他到空手進城所去的一路上也得讓他感覺着穩妥並且愉快才好。

然而沙貝一脚踏進了那家咖啡館的門，當他真目的誠心要踏到那那探探試的褲子那那要破

舊的皮鞋。兩隻健壯的蠢獸的手只一揮，就使他悄悄地掉轉了身子，急走到行人道上去，而且把那隻受威脅的雄鴨的厄運也挽回過來。

莎貝一轉身離開了百老匯路。他到想念着的馬上去的路似乎不是伊壁鳩魯的路。另一條進牢獄的路應當考查一番了。

在第六街的邊角，露燈的光和玻璃後面巧妙地陳列着的貨物使一家店鋪的櫥窗顯得惹眼。莎貝拿起了一顆石子，把那玻璃打碎了。邊角周圍的人們跑攆來，打頭是一個警察。莎貝默默地站着，兩手插在褲袋裏，笑迷迷地看着警察身上的銅鈕扣。

「幹這事情的人在那兒？」那警察暴燥地問道。

「你可沒有猜想到我也許是跟這事情有子孫的麼？」莎貝說道，那聲氣帶些俏皮，但是也親切，好像一個人迎接着好運。

那警察的心裏，甚至把莎貝當做一個線索來看待的主意也沒有。打碎玻璃窗的人們是決不會留在原地方，跟法律的鬼兒們雜談的，他們是溜跑了。那警察看見隔開好些路，一個人跑着追一部轎車。他握了警棍趕上去了。兩次幹不成功心裏不免惱悶的莎貝懶洋洋地踱索着。

那條街對過有一家並不怎麼鬧熱的酒館。它招呼着食量大而出錢不多的顧客們。它的礦礫和

空氣是厚厚的；它的羹湯和食巾則是薄薄的。莎貝把他那雙挑嘴的皮鞋，那條說老實話的褲子帶進這個地方是不會招惹是非的，在一張桌子旁邊，他坐下來，消耗了牛排，烤餅，麵包和蛋糕等等。於是他的堂信透露了一番實情，就是：連最起碼的一個錢在他也是生疏的。

「現在，趕緊叫警察罷。」莎貝說道。「不要叫顧客老等着。」

「不用警察來對付你，」那堂信說道，他的聲音好像奶油蛋糕一般甜膩，他的一隻眼好像麥赫丹鴉尾酒裏的櫻桃一般紅綻「嘿，你好！」

兩個堂信拉住了莎貝的左耳朵，把他探倒在堅硬的地面。好像木匠的營造尺開展着一般，把他身子一節一節地拾起來。於是他把自己衣服上的灰塵拍了一回。就捕似乎只不過是玫瑰色的夢。那個島似乎離得很遠了。站在相隔兩個門面的一家藥房前面的一個警察笑着走下那條街去。

莎貝走過了五所大廈，方才再有勇氣來招惹扭捕。趁着這一次機會，他認爲事情是十拿九穩了。一個裝束樸素可喜的少婦站在玻璃櫥窗前面，出神地看着櫥窗裏面修鬚的怪臉相和墨水缸之類的陳列，離那櫥窗兩碼地，一個態度嚴厲的胖胖的警察在公共水龍頭旁邊斜靠着。

莎貝的計劃是要扮演威婦女的小流氓的角色。他的對象的那一種溫文高貴的姿態和機警的警察的就在近邊鼓勵着他，於是他相信自己不久就可以在臂膀上感覺到警察的扭捉，這感一來也



就可以確保他多季寄身在那個小小的緊湊的島上了。

莎貝把女傳教士所贈送的那條現成的領結拉一拉直，把他那縫紉的袖口掣到外邊，把他的帽子歪戴了，打斜走向那個少婦身邊去。他向她使了幾個眼色，招致了幾聲突然的咳嗽和「喂喂」，於是他嘻皮笑臉地動用了小流氓的調情的套語，偶而斜過眼，莎貝看見了那警察定睛看着他。那少婦移動了步又復把集中的注意投放在那個修鬚的怪臉相上頭了。莎貝跟着走，大胆蹣跚到她的旁邊，舉起他的帽子來說道：

「喂，倍特麗亞！你不是打算過來，在我的天井裏玩玩麼？」

那警察還是看着，那個被調戲的少婦只要用一個指頭一招，莎貝實際上就可以走上到那馬上避難所去的路了。他是已經想像着自己感覺到車站房子裏的舒適溫暖的。那少婦面對着他，伸出一隻手來，抓住了莎貝的上裝袖子。

「一走過來，邁克，」她喜洋洋地說道，「如果你十二分看中我。我是早就想對你講話的，但那警察看着着。」

那少婦拉着他的袖子，莎貝悶沉沉地走過了警察眼前。他似乎是命該自由的。

在下一個邊角他擺脫了他的伴侶跑了。他到一個區域停住了脚步。那個區域中間是一到夜就

有幾光亮的街道，最輕軟的聲浪和情調的。披著毛皮的婦女和穿著厚大衣的男子們在冬天的空氣裏快活地走動着。沙貝心裏突然感到了一種憂悶，這就是當目前眩神迷的光景已經使他不容易得到快活的機會了。這思想引起了一點小小的恐怖，等他來到一所燈火輝煌的戲院門口，大槓敲着才子的又一個警察眼前，他立刻想起了最後一計，就是一擾亂秩序的行爲。」

在人行道上，沙貝開始儘量提高了他那粗厲的嗓子狂呼醉漢的謔子。他跳舞着，吼叫着；那舞舞大槓就震天動地。

警察來到一掃他的要領，彎過了身子，把背部對着沙貝，於是對一個市民說道：

「這又一個那魯學堂，他們給那得爾大槓吃了搗蛋，因此慶祝着，囉囉是夠囉囉了；但是也沒有什麼管區，我們有着訓令，聽任他們就是。」

聽不到安穩的夢貝停止了他那沒有效用的搗亂，警察是決不會來扭他的體？在他的幻想裏，那個似乎走走不到的聖誕。他扣上了他那單薄的上裝的紐扣，來擋住怪冷的風。

在一家雜貨鋪子裏，他看見一個服裝整齊的男子就一顆旺旺的火點着雪茄，他的綢傘放在門口，剛進門的地方。沙貝踱了進去，拿住了那傘慢慢走出來。那個點雪茄煙的人連忙跟着。

「我的傘！」他嚴正地說道。

「噢！是這把麼？」沙貝刁鑽地說道，在小竊勾當之外，加添了一番侮辱。「那麼，你怎麼不叫警察呢？這我拿的。你的傘！怎麼你不叫警察呢？那邊角上有一個站着。」

傘主人放慢了腳步。沙貝也是這麼着，因為他感覺到幸運又跟他作對了。警察好奇地看看兩個入。

「當然囉，」傘主人說道——「這是——哪，你知道這等錯誤怎麼發生的——我——如果這是你的傘，我希望你原諒我——這是今天早上我在一家酒館裏拾來的——如果你認出了這是你的——哪——我希望你——」

「當然囉，這是我的。」沙貝無賴地說道。

傘的前主。送却了。那警察急忙奔過去幫助一個長身材的金髮女郎，那時候兩座大廈以外有一輛街車駛回來，那女郎當着街車的前面要穿過街去。

沙貝向走着，經過一條正在修理的街。他恨恨地把那把傘捧到街面上新鋪好的窟窿裏。他拖着那把軟若交椅，帶着發棍的人們。因為他一心要給他們抓了去，他們似乎把他看做了一個不會犯法的國王。

沙貝到了東邊的一條街，這條街上的燈光和喧聲都是微弱的。他俯着頭沿這條街走向麥

狄生方場去，因為即便當公園裏一把長椅子是家的時候，回家的本能還是存留着。

然而在一個異常沉靜的角落：莎貝卻停下來了。這地方有一所人家屋頂的，破敗的，怪樣的古教堂。透過了一道紫羅蘭色彩的窗子，一種柔和的亮光晃耀着，那邊，無疑的，有鋼琴手在音鍵上彈奏着，要試試自己對於下禮拜日的讚美歌熟練了沒有。因為那邊傳送了甜美的音樂到莎貝的耳朵邊，這音樂惹得他呆住在鐵圍干的轉角。

月亮在上頭，又明亮又澄澈；車輛和行人少得很，燕子們在屋梁邊倦倦地啾啾着——暫時間，這背景原也可以說是教堂墓場的背景。而鋼琴手所彈奏的讚美歌使莎貝貼住鐵圍干了，因為在他的生活包含着母親呀，玫瑰呀，離心呀，朋友呀，純潔的思想呀，白領呀這種種的時代，他是熟悉着這首讚美歌的。

莎貝的悵惘的心境和古教堂的周圍風光的結合在他的心靈上造成了一種突然的，奇妙的變化。他把他所跌落的陷窳和那些造成他的存在而墮落的日子，低微的欲望，暗淡的希望，破敗的才能，和卑鄙的動機蒼恐地考量了一番。

不一會，他的心又虛悚地響應着這新奇的氣氛了。一種霎時間的強烈的衝動迫得他跟自己慘澹的命運鬥爭。他打算把自己拔出了泥淖，他打算使自己又復變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他打算使

那一種支圍着他的生活的邪惡克服。時間是有的；他還比較年青；他打算使他那些舊有的急切的雄心復活過來，毫不顛抖地來照着幹。那些莊嚴而卻美妙的鋼琴音調已經在他內中發動了革命。明天，他打算走到鬧嚷嚷的市區去找尋工作。一個毛皮進口商曾經答應過給他一個汽車司機的職位，他打算明天找他去，問問這位僱，他打算做世界上一個像樣的人。他打算——

莎貝感覺到一雙手搭住他的肩膀了。他連忙轉過頭來，看清楚了一個警察的調臉。

「你在這裏幹着什麼？」那警察問道。

「沒什麼。」莎貝說道。

「那麼跟我走。」警察說道。

第二天早上，在審理這警察案件的法庭裏，法官說道：

「馬上三個月。」

# 懷小馮

雪徑

兩個月的日子應該說是很短的，對於和你分開了的我們，却顯得多麼悠長。兩個月裏面，在你們那邊，一片黯影遮沒了半邊天，蛙虫豺豹都從濃黑的森林裏，髒污的臭水池裏爬出來了，兩個月裏面發生了那麼多叫人料想不到的事情！

你在我們心上刻劃下來的東西是再也磨拭不掉的，只要一談起你，眼前便幌動着一帶槍的人「底影子。（你不是喜歡這個稱呼麼？）不長不短的身幹，清秀的臉，廣東人特有的陰下的眼睛，背上的背包，披着的雨衣（你以為這樣才像夏伯陽）。你只是才個把月的新戰士，排在隊伍中間，却和那些戰鬥了三年的游擊隊員一樣老練，一樣堅實。

叫我們怎麼能忘記：我們曾經一起悄悄地走出香港，才到大埔，你就情不自禁的唱起歌來了。我們捏着汗，還沒有脫出敵人的魔掌呀，你却捧開了旁人扯你衣角的手。「怕什麼，再過去不

就是咱們自己的地方？」

你渴麼？那個地方，你也渴麼？「香港之戰」使你的夢開了花。我怎麼能忘記：你第一次領到槍時的傻樣子？成天的拖着它，守着它，摩挲着它，一時一刻也捨不得放開。

游擊隊的宿營地是經常移動的。我從山上下來到大隊部的第二天，我們一起從一個地方移駐到另一個地方。你走到我面前來，說：「不要怕，我有槍。」那時你也許還沒有學會打鎗吧，可是你却多麼勇敢地把你衛你的部隊，保護你的朋友們的責任一起駝在肩上。我們在一個山谷里生活了七天。你放哨，你站崗，你熱烈地參加小組的學習討論，那件事情不是你槍在頭上？

疲倦與你沒有緣分，你也從來不要休息，一天忙到黑。你們的小隊長和我談起你的時候，還制不住地：「小馮，好孩子，梅林隊草窠前面的一塊平地是他一個人開成的！」

你成了你們那個小隊的靈魂。

「小馮，小馮。」到處聽人家親熱地呼喚你。

「小馮，小馮。」到處聽人家談說你，誇耀你。

你是梅林隊裏面一個光輝的標幟。

我們現在是關山遙阻，什麼時候再能見面是不能想像的事情。你忍：在聽到了你受傷的消息

以後，我怎麼能禁得住心裏的怔忡？又怎麼能不夢到你以致驚叫着醒來？

七天以後，你們出發了。游擊隊員真正的學習是在和日本鬼子的戰鬥中間。我以一個來賓的資格，你的朋友的資格，歡歡喜喜地來參加你們的送別大會。我們喝着蕃薯糖水，講着說不盡的相互勉勵和借別的話。你站起來了，你代表你的一小隊向大家告別，臉上泛着驕傲的笑容。你說：「同志們，分別總是難過的，可是我們爲了打鬼子而分別，那麼就不要難過吧。」（你說得那麼談諧，引得大家都笑了）你又說：「我們出發的同志要向全體同志挑戰。讓我們比賽一下，等我們回來的時候，看看誰的槍打得最好，誰的書讀得最多，誰的理論水準最高？」

你斜披著那件絞短了半截的雨衣，背上背着鼓包，激奮地喊着：「同志們，我們個個都要做成中國的夏伯陽，我們要把日本鬼子像草根一樣從我們的土地上剷除淨盡！」

你，二十一歲的小「夏伯陽」，你講的話是帶着多少孩子氣啊！但是在那個時候，那個地方，那樣的情況下，你的話却使得人人激動。

我看到你在壁報上寫的文章，「學習夏伯陽」，「夏伯陽的故事」，你寫得多漂亮，沒有人相信是一個僅僅讀過幾年書的人底手筆；你日日夜夜做着夏伯陽的夢，你告訴我，你要學習作曲，第一個曲子的題名是「夏伯陽」。



中國的小。夏伯陽！聽說你的槍現在已經打得很好了，可是，又聽說你的槍法並不是從與日本鬼子的戰鬥中學習得來，……這是一種怎樣的學習啊！

小馮，你叫我怎麼能夠不想起你？我走的那一天，——一個初夏的朝晨。（廣東的夏天來得那麼早）到處都是花香，沙梨開着白色的花，野薔薇開着淺紅色的花，我們終於要離開那個地區了。我們是挾帶一種難以描畫的心情，一步一回頭的離開那些草寮茅舍的。越過了密密叢叢的菠蘿田，才走上兩三里路，對面就有一小隊背槍的游擊隊員迎過來了。遠遠地你已經揚着手和我打招呼。

陽光迷花了我的眼睛，還沒有看得清是誰，你就大聲大氣地嚷了：

「是我呀！是小馮！」

怎麼小馮會突然調回來呢？我心上不由得陡地一怔。

走近了的時候，我看清楚這個小隊就是不久以前出發的一個小隊。經過了幾百里的奔波跋涉，風沙迷滿了你們的臉面和衣服，可是你們個個都反比去時更顯得茁壯，而中間尤其特出的是小馮。你好像漸漸地高了，也似乎長胖了，兩頰紅得發光，你的槍枝也亮得發光。

你握緊了我的手，說：「慢步走，等我殺死了一個日本鬼子再走。」接着你低聲地告訴我，

情形不大好，你們是奉命調回來的。你說：「我就心……」你的眼色對我說明了一些事情。

這一次，我們是真正的長期的分別了。你堅持着要送我們一程，結果還是我們佇立站在路邊，目送你們的背影昂然的爬上山頭去。

一路上，我們時常爲一種不定的情緒困擾着。你就心些什麼呢？我們又就心些什麼呢？……聽說你受傷的地方，正是我們住過的那個山頭。那裏的一草一木都曾經過我們的手底觸摸。

我們在山洞的泉水裏洗澡，在溪邊納大石上搗衣。早晨，我們爬上山頂看太陽，海面上閃爍着閃爍的金光；晚上，大夥兒坐在草地上，數星星，講故事。可是，現在，我們的草寮，——我們的「天下第一寮」呢？燒了。滿山的沙梨花謝了，白色的花瓣散落在地上，拌和着泥，拌和着你及你的戰友們的血，被人家的腳踐踏着。

我還能說些什麼？

我懷念那個地方，我懷念你！

回到了後方，見到的依舊是一樣的人羣，一樣的灰塵。而聽說你們那邊如今是每天從這個山頭移到那個山頭，下雨天也露宿在大樹下面。沒有飯吃，整天的喝着清湯。這樣，你的傷口幾時能夠好呢？

啊，倒底要那一天，我們才能「乘船的乘船，火車的火車」(註)，趕到一個地方，聚擁起來呢？

(註)借用一個詩人的話。

一九四二年六月。

### 漢英對照文藝叢書出版預告

- |        |           |        |
|--------|-----------|--------|
| 高老夫子   | 魯迅原著      | 每冊四元五角 |
| 差半車麥積  | 姚雪垠著      | 每冊四元   |
| 爲奴隸的母親 | 柔石原著·斯諾英譯 | 每冊八元   |
| 手      | 蕭紅原著      | 每冊四元   |
| 華威先生   | 張天翼原著     | 印刷中    |
| 星      | 巴金原著      | 印刷中    |

遠方書店印行

桂林府後街二十號

# 邊沿

彭燕郊

二月十八日

向媽說定了，遲遲沒動身。

媽是好人，所以媽老了。我要走，是的，不走又怎樣呢。而媽忙碌着，把養了幾個月的鷄殺了，讓我吃。

祖母也是的，趕着替我縫好兩條短褲，「早些回來呵，是成家圓房的年紀了」說着，老人家底裡纏綿的眼中有爲孫兒担心的淚。

夜間，在窗下，在熄了柴火的灶邊，我看見媽在用圍裙抹眼淚。

不再到廚房去跟弟妹妹們鬧了，自己關了房門收拾着行李。

行李簡單，有些東西是心愛的，而被認爲最不出息的，（除了媽和祖母之外，親族之中，沒有人肯對沈瀟於這中間的我以寬宥）一些書，和畫片，剪報……

很靜，老鼠跑着。

## 二月十九日

最後一次，到村後的田野走了一趟。我想着，迷惑了起來，墜入到童年的，銀光的記憶裏去。用了從來也沒有過的溫愛的眼神，甜蜜地注視景色。沈醉，忘我。情形就像在甯靜的日午，當你躺在牀上，要睡而尚未入睡，而於朦朧中聽到一聲鷄啼時，使你酣暢地想起了日光下的世界，是那樣充滿了花和愛似的……

就這樣地，當我注視這生我的育我的田野，我的感覺正是如此——像沒有人睡前的夢，有知覺的夢。永使我不忘情地流連的家山的天地呵，不肖的你底兒子，現在又一次站在這裏了。流浪又流浪，帶着一身辛酸的塵土，與泥濘。言語如故，面目依舊，你還認得他嗎？

我是不能壓抑對故鄉的沾戀的。看這豐饒壯美的半島罷，面海倚山，平陽上有交叉縱橫的河

道。人煙稠密，谷物茂盛，粳米，麥到甘蔗，山芋，菜蔬，豆類，水果繁多，有聞名的特產桂元，荔枝，香蕉和金滿；市鎮，村落，都榮盛，熱鬧，水陸交通方便，有直達上海，香港的輪船，山溫水軟，風氣早潮，人民聰明而勇敢，富有冒險性，……

是的，是這樣的土地，夠得上一個不折不扣的「好！」。我沒有走過好多地方，就我所走過的之中，就算江南那樣的魚米之鄉吧，在我覺得，也未見得比我鄉好。它兼富有水，陸，山林的優點，就是這樣的一個好地上，有長長的，裏娜的純白的海雲的，有催人入夢的輕柔的海波拍岸聲的，有莽莽的森林，一望無際的平原的，我的富麗的故鄉呵，今天，你叛逆的兒子，又將懷着亡命的逐客的蒼涼的心，遠遠地離開你了。

坐在小時和同伴們玩鬧的祖墓的圍欄上，望着家中廚房升起的炊煙，屋後的大榕樹上正張掛絢麗的火似的明霞，不禁墮入紛擾的煩憂裏，兩顆慳吝的，苦澀的淚，湧出眼，不爭氣的朝頰下流滾了……

我奇怪嗎？

我奇怪，不可知，神秘，甚至可怕——在他們看來，是如此的，

我常常還羨慕，人如要懂得從情理思考一切，將使沒有人驚訝我的行徑了。他們把小我看做一切，從這出發，拒絕了，忽視了朝聚人的幸福去的掙扎，把這目為無狀，放浪，不正當。依了這，在這山村裏，首當其衝地，我，作了世俗的犧牲了。

是的，我是奇怪的，因為平凡不過是貪婪的外表。我痛恨他們，隱隱約約，我聽見有人譏笑我，當着我的面，從旁說出了小時的同學的近況。誰做了收稅員，連外快每月有五、六百元收入，誰做了巡官，每月的收入更可羨慕，誰經商了，收入更可驚，……云云。言下似在帶笑的開我：「你呢？」。

「我嗎？我的事是和你們說不盡的！」

有時候，真想這樣回絕他們，話到口邊，却成苦笑。

這苦笑，他們會覺得是狼狽的，解嘲的，失意的無能者的落魄的笑吧。

二月二十日

「到更遠更遠的種方去吧」

好久以來，心底深處，爲蟻築壘，發出濤湧的，痛苦的靈魂底微弱的呼喊了。

終於走了。

很早就起身，不想讓人再看到我怎樣地走的。連媽也想不給知道。悄悄地就走，而媽起身，得比我更早，早就預備下早點了，有很豐富的菜。怎麼吃得下呢？媽用含淚的眼督責，「多吃些吧。就胡亂吃了一大碗，再不能老抑了，很貧就走，媽在大門口老遠老遠地目送。

好的，沒有碰到什麼不相干的人。

兩個朋友和我一道，他們要送我到鎮上，陪我玩一夜，明天再回來。

我們走在春天的田野上。故鄉呵，我又要離開你了，相見，還不知在哪年。內海靜靜地流着，倒映着秀美的靈公山，新綠的田畝，輕漾着禾浪，成林的荔枝，龍眼果林，以綠色沉澱的濃蔭，映照着天地的爽朗的海雲……一切都這樣親切，動人，富有煽惑力。而它們立刻就要從我的眼前消逝了，相見，還不知在哪年，……

無常的暴徒，我是習慣了。故鄉難可愛，我又怕他的空虛和寂寞，沉重地壓抑着你的肺腑的陰森，寂寞更加煎熬，我底孤單的日子裏，充滿了不安，悲憤，和渴望。像才歷了噩夢，我同樣



潘家的這些日子，有著多麼複雜的思緒呵！我喜愛，又害怕；我珍惜，又恨惡；想濟，茫然地移走脚步，年青人的雄心消逝了，奔走是爲什麼呢？如果有人給我以好的生活，可以舒展我的意向的生活，如果我們有便利，有自由，或且，只要有一些些孔隙可以喘氣，那我們何必奔波，流轉？到處，都可以耕耘的……

然而，我是生活在夾板裏，是被安排在最可怖的陷阱裏了。四週，是一圈，又一圈，再一圈的晦黑的永巷。迷失在這兒，是不可能的。陷阱太深，永巷也太深，太長……

「終於走了！」

不覺長長地透了一口氣。

但我支撐着同行的友人談笑，不讓愛憐的心，給他們感染到。而有時話說得太不接筭了，多少，他們窺見了我的哀愴，人世的淒涼，沒有比遊子離鄉的這一剎更極甚的了。正如古語所說的，我是「一步一心酸，十步九回頭」地在走，他們會曉得我的心情。惶惶，都沉默了。而，是多麼值而且難堪的沉默呵……

而且誰都沒有勇氣打破它，應付得很曖淡了。

由於疲勞和憂悶，直到快到鎮上時，才恢復了談話的興趣。由於戰爭，市鎮反常地繁榮着。在街上我們遇到一羣妓女，在午前，當他們才從髒污的生活裏醒來，她們是蒼白的，枯槁的。還沒有因商業上的需要裝璜上脂粉，眼圈都可怖地黑暗着。街頭香煙濺亂，穿行着各色各樣的行人，陰溝發臭，昨宵的夜雨做成了滿街泥濘。

這也是生活 我們急急地穿過街道，到了朋友華的家。

午後，和鳳，夏，華一起去拍了張照，做臨行前的紀念。晚餐時，華叫了幾樣菜，算是跟我餞行。我飲着酒，簡直是飲着自己泣出來的淚。談笑了好久，我們才安歇，我替燻着，明天得早些起來，抬轎的和我約定了，要清早四點鐘就起行，才趕得到××。

二月二十一日

轎行到上燈時才抵達這個江城，同行者趁和跟他一起的那個少年還在後面，不知停滯在什麼地方了。好容易找到一家旅店，安頓了下來。沒有電燈，茶房給拿了盞油燈來，在昏暗的、黃濛濛的燈焰下，匆匆寫下了這些。

潮天的天氣在濱海地方，變動得太厲害了。想不到今天會刮這樣大的風，冷刺刺的，很猛，很兇惡。一陣之後又是一陣。有時，連夾進雨點，砂粒。公路是破壞了的，凌亂不平，若不是忍心破費坐轎子，殘後的身子是無論如何都支撐不了的。顯然，逆着風，又要顧不平的，時有斷塹的僅存的小堤堰一樣的路走，抬轎的是更加辛苦的。坐着也不好受，體溫靜止，且似在倒流，直往下降。把大衣的領子翻上，圍起圍巾，腰帶束得緊緊地，也依舊擋不住猛酷的嚴寒。最糟的是，在路上有兩三次遇到雨。有一次很大，在一個山嶺上，小雨傘給敲擊得幾乎穿透，肩胛，皮鞋褲管，全濕透了。可以很清楚的看見，一塊塊的，灰白的毛巾似的，雲——跑過來，跑近你的旁邊，立刻化做雨滴，隨即變得無形無蹤。在四山上奔忙的全是這些雲，好多好多，像要去趕赴重要的集會。風僕力吹送它們，一批又一批。積水從山頂瀉下，路成了小溪，滑，但乾淨得可愛。我下來走了一段，在草叢裏撞倒一朵杜鵑，把它夾在筆記本子裏。雨意直在加濃，雷從後面擂着鼓恣恣，天夜得很快，使人着急。直到傍晚，謝天謝地，看得到這江城的老塔了，兀立在暗昏的天幕下，它給了旅人以慰藉。

今天在路上又想了許多，近來，很有愛把自己的感觸細細地想過的習慣。也許是找不到對手傾談，因而變得更內向了的緣故吧。想這些，是很苦惱的，糾結不清的諸多斷片，很雜，在片刻之間，找到各自的歸宿。因此，就很傷人沒棟地，成爲無朋地嚴重的了。常常咒恨自己無用，一半的原因，想就在此。

縱慾的習慣份子，變得隨便了的女人，用抓搦和拐子的方法追逐幸福的小官僚，種種形色的面影，此刻，都一起來到筆端。在大騷動，大混亂之中，激流把最自封的人都捲進去了，而游泳得最得法的，對幸福就不會陌生，痛苦也不會像我們這樣富有。他們的面影，一時都示威地來到我的筆端，有形無形的形體，使你不能隱忍地想給以呵斥……

對家鄉的眷念還是在生長着，那曾經發育過我的懷孕過我的娘胎的山海呵，現在，已在豎不到陰暗的那方了。我很奇怪，我怎樣忽然就成爲初次出門的生客，惶惶而怯弱了。對於橫在面前的，真實的，生疏的，果斷的，感到這樣深烈的心悸。

一面，像找獵狗窮追的野獸那麼地，一閉眼就想起世情的好惡。爲這，每每使我不閉眼起霧懼着，……

二月二十一日

今天在路上又遇到幾陣大雨，比昨天的還猛些，路從山間過，雨格外來得多。衣衫全濕了，藤箱里的書物幸而還好。

這江村是低窪地，在幾座巖峻的，黑色和綠色的大山下，而傍着江流。雨才過，所有一切都好像才從水裏打撈出來的。雨洗過的田野，呈着可怖的黑色，像有頑童在這兒潑過墨。橘子林矮矮地，也有烏暗的顏色。不知怎地，這些都叫人想到，此地的地層一定很薄，不遠的地下，大概還是海，而這薄薄的地面，隨時都有落沉下去的可能。

春寒很尖刻地流瀉着，小狹的市街有垃圾做的泥濘。破壞公路以來，使偏僻的荒野的小村集一躍而成交通要站了。雖在這樣兇猛的大雨過後，旅店都住得滿滿的。穿着發脹的支支響着的泡水的皮鞋在亂石路上走來走去找旅館，實在不是好受的事。

到××去的汽船已在上午開了。雨就攔了我們，沒來得及趕上，下一班船，要等明天上午十一點水來才開。到江邊站了一會，潮退了，江面顯得狹得很，船大約不很大吧，木架的碼頭旁聚

幾十多隻民船，是載貨的，船戶們的家就在船上。有隻船上，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在用竹筒抽出船底的積水，船口，他的梳着髮辮的妹妹抱着嬰孩，搖拍着，一面不住地唱着兒歌。那是極其動人的，清脆靈聽的歌。雖然不懂他們底方言，但我被感動了。旋律很簡單，兩句成一段地反覆着，聲音蒼涼，調子沉重，不像一個小女孩所唱的。而，這就是生活在水上的人們底歌了。她唱着，伴着默默出神流去的江水，和慢慢合攏過來的暮色。整個江村，整片茫闊的田原，似都隨着她底歌——那遼遠的，深幽的歌，沉落到無底的惆悵去……

晚間，從旅舍的樓窗看岸邊的漁火在夜色裏閃動，覺得似有一種超乎人世的甯靜在那裏。把生活的視角停留在如這樣的一刹那裏的那些高雅者，想來也都像此刻的我，削忘去生涯的淒楚的一面，而自溺在麻醉與醞釀裏的吧……想着，被一種莫名的，鏗鏘過來灼寂寞感所擁抱，不由顫抖了……

夜陰更濃重了。夜霧，恐怕比夜都要黑，他加濃了夜的深度。四山寂寂，時間旅客找尋宿處的扣戶聲；夜色已凝成一片大塊，壓盡人間的色，光，動，靜，……唉唉，假如這時那船家女又唱起來呵——我不敢聽。

二月二十三日

船到X江時，又和徐分手了，搭客擁擠，混亂，嘈雜，不知他是駁那一隻艇下來的。原來約定一家旅店同住，坐了人力車趕去，已經客滿。快地轉回，只好在碼頭上一家高價的旅館住下了。首先，就急忙到城內去跑書店，但結果失望得很，新的書刊幾乎沒有，荒蕪之極，沒有什麼好看的。買了兩本「婦女生活」給妹妹寄去，自己買了件襯衫，兩條領帶，就折轉回來。一心只想能碰到徐，這城市對我是生疏的，果能碰到他就好了。想看些外省的報，又找不到圖書館。

不知怎地，在繁華些的都會，流浪人的寂寞感，就更加猛烈地熾熾起來。也許是感到孤獨，和貧窮吧。總之，對於我，熙熙攘攘的人羣中，要沒有一個較熱的夥伴，是最不好過的了。

流浪在我，差不多已成爲習慣了。說這是我愛流浪，不如說是我怕家庭倒更確切些。真的，寒風，在我是比牢獄還要壞的，如吳幾方那冷酸，就好壞，我是愛乾腦的。家庭却討厭，親人們嫌你，嫌你以他們之所希望，用溢情的優遇款待你如同侍奉木偶。你無法得他們解釋你醇志醇

那，是世界上第一徒勞的苦工了！但讓失望和誤解存在，發展下去，也很別扭。再壞，你和他們是骨肉至親，他們不改對你怎樣，你似乎也犯不着怎樣，事情就這樣子弄得既不爽快了，成日聽着激憤的說教，還不如在森冷的布簾下靜靜地咬緊着憤恨好。

都市是沒有夜的，像女人和魔鬼，都市是夜的王。在這裏，罪惡更加凸出，更加顯明，更加有光彩，……

繁華的市聲滾湧着，是在喧騰些什麼樣的咒語呢？

據傳說：那座華麗的大橋，每天都有被追上絕路的自殺者，由那裏投水……該有好些冤魂在半夜裏敲門着吧。我害怕，把臨江的窗閉了。不盪電燈，躺在床上，睜着眼，冰冷的手錶摩練着發熱的胸，心突突地跳着。

什麼，我病了嗎？

隔壁，一個娼女在用作態的，肉麻的假噪俱樂着那可復黑的商人，那個今天下午帶飛過一個小女孩的商人。離惡呵，人是不能在發隱的渣口活的，那只有蛆虫能夠，而他們那應和着鋼琴的假笑，是在清算焦煩的我嗎？！



二月二十四日

想找一找淦君，今早又進坡了。巡禮者一樣地遊覽了一番。以雅屬聞名的這個古城，以茉莉，珠蘭，溫泉浴室，個個迷迭的女人聞名的城，已失去了青年的氣派。流風所傳，到今日已更卑劣了。這裏的女人是極美的，有獨特的風韻。但她們用虛榮打扮着自己就像商人用假漆漆木料，弄到一齣就會壞的了。就連女學生我也不喜歡——那些被「禁果」所引誘的「夏娃」們呵，多麼叫人連想到就像自己情願被挑起的小鳥。而她們底詭樣的，夢話樣的笑，遇到時，就可厭厭得就像晚上睡覺時有老鼠在咬你的腳趾頭。

在街上，有好多次，遇到了許多出奇地髒污，破爛，殘廢的乞丐，在地下滾動，直叫。能走的就尾隨在限的華麗的太太先生們背後，像一個沒有光澤的癩猴的化身似地。發散雜聞的怪味，（人們會說是他們故意裝成這樣的），哭訴着，哀號着，……和這漂亮的，光滑的，芬芳的城市異常之不調和。

城市呵！即使你花費了全部的財富來裝璜，也不能把這些粉飾一點點：

在你這兒，罪惡比鄉村更裸露，更公然，更威風，也更窘迫……從泥污的，慘淡的，臭味的茅蓬沒尾崎路行過，我的農人的激情，使我幾乎要用盛怒的拳，擊碎最巍峨的建築，撕裂最名貴的衣料，急步在街頭，我的心，就像膨大的輪胎，……要炸裂了……

生活把我拋擲到城市裏來，這濁毒的，有罪的去處，我不願意……

回到我的親愛的故鄉去吧。那在遙遠邊的那邊的，很小，很靜寂，很可愛的地方呵。此刻，讓我靜靜地回想一下她的溫暖吧，我難忘田園的質樸的美，耿直的真，我難忘那讓眼花的芬芳，海風的芬芳，和泥土的芬芳，和陽光芬芳……

二月二十五日

清早，就過江買船票。比我早來的人出乎意料地多（據驛說：有的人買了一星期了，還買不到），買票的擁擠成爲奇觀，沒有一個女人，一個小孩敢上來擠。而辦事的人，依着中國的公共

機關的「時而經營」的習慣，極其魯吞地，比銀行，郵局，公共醫院的掛號處，刑庭機關的傳達室的還要輕：像是決心了非讓你在半路上就把旅費「等」光不可；夾在通行證一起的警察便恣恣地填滿窗口。人們就在那兒推，擠，爬，懇求，囑託……懷着絕望的心，在賭場上輸得只剩最後一幣同賭徒似的咬着牙齒希望。

而，從信之至，流一身大汗和失去一個皮夾的結果，居然頭一天就買到一張三等船票。原因是一——爲了「疏放」，今天磁梯多開一隻船。

下午四時，船開了。

船內塞得滿滿的，水上警察用皮鞭趕走了好多人，還是擠，連過道上都睡了人了，你得小心些放下腳去，碰到旁人的頭髮，鼻子，肚皮，腿子或且任便什麼地方都是常事。費盡氣力，才弄到一小塊「地盤」。看一看，出奇的遠，小小的三等艙內也天然形成一幅浮世繪，我對面（啾啾，我是進了多少白眼，陪了多少小心，才好容易分到這麼一點小位置呵：）是一對小官吏夫婦，外加跟班兩個，大小箱籠九件，佔去了在我們這邊足足擠了十六人的地位了。左上方是一對教員模樣的夫婦，一個女學生，一個中年婦人，兩個公務員，和看不清楚了的一些什麼人。和我同

這的是一堆做管工的工人，行商，一個相命的「哲學家」，一個海員，過道上的那些人，糟糕得很，我再配不起來了。

那位小官吏，使自己的太太睡下了，就貓叫春似地唱了起來。簡直就用鼻子接觸一切似地，這裏那裏地伸直頭，眼睛裏有純然爲利己的無形的然而鋒利的鈎，訂着，像是非把你的肉挖去一塊不可，不時又低下身去，向太太交接一些必是很猥褻的私語……多麼可憎惡呵！而上帝把他安排在我的正對面了！

沒有辦法，轉過頭來，從欄格看着×江的景色。失望得很，×江比×江平凡得多了。兩岸的山，並沒有少女的乳房那樣像在發香的少女的豐體，却是乾癟的，龜裂的，多生育的母豬所有的那樣的，而，太陽在我們這兒是不吝惜他的光的，林木很茂盛地生長。而那陰森呵，在沒有晚霞的暮色裏，使人害怕地想起，那萬萬的就有吃人的山魈，傳說中變成母親來誘害孩子的猿，和生番的部落……

×江就在這中間流着，在兩層展開像書的上下部的兩岸向山的中間，我們的船慢行，像在裝訂的聯合處訂的小蠶魚之類的無翅翼的小蟲，可憐而可厭。

## 二月二十六日

下午四時，船繫岸了。逆水溯往上流的船，走得真慢。而艙內的情形又是這樣的：不透風，寂寞，擠雜，缺乏飲水，……使你高興離去它，就像離去地獄。

獨自提掇在乏力的手臂是沉重的籐箱，在街上拖着闊。家家戶戶的旅店都掛起斗大的「容滿」牌。遊行季少，人只一個，問話和氣，好容易博得老板歡心，讓給一間屋頂上的小房間。容受了我的孤獨和疲累。

旅店，又是旅店，這就是希望在着的地方嗎？「你又來了？」幾乎背得出的壁上掛着的千篇一律的「旅客須知」在說話了。簡直到不可再省略的室內和我相對的就只有這麼一張用墨筆批了價值的印藍字的白紙了。

到這兒，旅程算已結束了一個段落。我是喜悅的。有私奔的情女從病白色的，冰和鋼糕冷酷的萬籟內神奇地脫走了的無上的至樂。從這兒再開始，朝那一邊向都可以，世界是寬闊的，路比

我們的意志一般長，再流浪他個十年八年吧！有人嘲笑，說我是像才從災難逃脫一樣地趕着路，那些沈落到污泥的坑的萎縮了的白癡，去你約吧！對於你們，我也將永遠以白眼相向的。我早深信，生於此世，不爲叛逆，便是豬奴！

我的淚汪汪的眼澄清了，使人惑濁的疑雲逐漸渙散，快歸烏有。我乃逐漸收拾儂茶底噙笑所造的懸念：心情奮勇。新的光輝下臨了，捕魚鳥般的從天而降，擰去了我的被希望違反了的衰滅的心，換置了新的，把空着的大容量填補了。我，現在是新婚的癡情者似的幸福着，把握了新的，複雜的工作計劃了……

是的，光輝又一度從眼前升起了。那純然是聖潔的，透明的，雪亮，發光的。像女仙，沒有賣笑者的爲了媚悅的裝扮。金剛雲髮像是夢神的睡榻，沒有跟誰接觸過的唇瓣還帶有從虹上西滑下來時的歡心的笑……那光輝，光臨於我的受過傷的心域之上空，並似在困寬大的，發憐的 hands，撫摸我的頭髮。在他面前，我跪下來了，頭枕在她膝上，淚落在她裙上。使我燃點起勇力，要說離匆匆，從擗孔到飛躍，去擁吻她，和她結合，成一個大的力，大的光，大的創造的源泉……

# 河邊

白岩

族居在河邊的木船

那些乾枯的橈竿

因為寒冷而抖索了

——  
襤褸的木船

何必伸出期望在手臂

向陰沉的天空

祈求憐憫的惠賜呢？

這是荒涼的季節

河邊依岸的草木

大都枯瘦了

我不願意想像

它們怎樣能夠赤裸裸的

在寒冷的冬天掙扎過活

木船，

終日不停的匍伏着行走，

很艱苦的從遠近的農村，

裝藏了不可計數的食物，

以供養那繁榮的城市。

我是來自農村的

牛欄田野間的穀物蔬菜 and 菓實

肥胖的鴉鴨猪牛和羊

都是經過農民辛勤的種植和保護呵

而我們的農村

遂拋棄在飢寒的原野里了

而美味的食物的享受者

屬於那些繁榮的城市

城市

排列着高大整齊的洋房

那些洋房漆着各色的金字招牌

那些洋房是用堅固的磚着

斷絕了外人的往來

那些洋房已經藏匿了

感情已經凍結了

——沒有同情

也沒有真實的愛情呵

那些洋房的主人

大半是肚子突出的

裝飾得華貴的紳士

——他們的腦子裏，心裏裏

除開了鈔票的數字以外

還有甚麼東西呢？



寒冷的冬天呵

木船

經過了長久的勞頓之後

困倦的睡倒在

冰冷的河床上面

冰冷的風

冰冷的流水呀

如同無情的索債人

毫無顧忌的

在震擡木船僅有的安窩

寒冷的冬天

穿著皮衣的紳士們

已經瑟縮在爐邊取暖了

——誰去管他們

在溫暖中

幹些什麼荒唐無恥的勾當呢？

而木船

木船是那樣病態的蒼白呵

終日勞碌奔波的

在河流上匍伏着行走

兇殘的浪濤與礁石

隨處埋伏着木船的不幸

我們不是看見

河邊擺擲着木船的骸骨嗎？

——嘉陵江

# 我不曉得那條路

田間

——不替敵人和漢奸帶路

——國民公約第七條

一切的路，

都是屬於人民。

人民

創造這些路，

多少年代呵……

1,

是一個就要決戰的晚上！

敵人

在

要搶奪這些路。

(想把路馬上抓到手裏，

讓他的部隊滾過來……)

2.

七月的

夜，

四面鋪起在老是冒着煤烟氣味底  
路上。

銀色的

沙粒，

看不見了。

小小的

石片，

看不見了。

這陣候呀

路似乎

在默念人民！

3.

從路的那一邊……

日本的

部隊，

放出吃人的氣息，

大了

一點，

又大了

一點，

混賬的武裝

把夜撞開；

索性地

烟着侵略底步，

侵略底步，

睡到路上。

4，

這樣

在路上：

那指揮官

嚇住了

黃文正。

首先

大皮靴挑着馬燈

就一下。

就一下子

踢跑

那好農民底

白頭巾。

黃文正

在顛倒

8,

啊，

黃文正！

他聽見了

一種

瑣聲音：

「來

帶我就去……

往那有火星的

大山頂。」

6,

——我不曉得那條路……

7,

大皮靴，

又上來了。

大皮靴

更響了。

8,

——要了我的命

也不行……

——黃文正

是中國人！

9,

這樣

在路上：

他，

就被綁到核桃樹下

拿刺刀

逼死：

那粗而黑的血粒

從銅樣底胸膛奔出，

從硬鼻孔奔出……

路都紅了。

10

路都紅了。

那是他底路

他在用血

……路……

11.

而敵人

却像一團煙。

不便

不好

前進

不好

後退。

12

咋了，

大皮鞋。

呆了

大皮鞋。

31

槍沒有用。

小筒砲

顯得黑嗎？

照得空洞洞。

14

遠遠底火屋……

火屋

在照着抗日聯軍。

從火山頂上

追擊

敵人

敵人

退撤；

沿路

撤退，

15

黃文正呵！

那寬闊的臉

與多爾的手掌

以一個農民忠實底死

死在他所種底棒子旁邊底

最後面貌，

沒有失掉的

路！

附語

國民公約，

像家譜

沿着人民底路，

在傳下去……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五日。

大莊



## 伐佐夫詩二首

羅甸華譯

### 親愛的祖國呵，你是多麼美麗

親愛的祖國呵，你是多麼美麗！

你的天空伸展着，藍得那麼神奇！

你的土地交替着團畫，叫人着迷！

每一次的眺望，增加了新的美麗……

這裏是愉快的豁谷，那邊是崇山和峻嶺，

大地充滿了花草，天空閃耀着星星……

親愛的祖國呵，你是多麼美麗！

難道還有更富庶，更燦爛的地方？

在你這裏有一切的善良，一切的寶藏，

麵包，絲綢，薔薇，神酒，果實，花木，

你有東方的光明，南國的芬芳……

你的森林裏充滿着新鮮，和睦。

山谷長滿薔薇，胸中滿懷祝福和虔敬……

難道還有更富庶，更燦爛的地方？

祖國呵，難道你不值得我們的熱愛嗎？

外鄉人怎能離開你而沒有想念呢？

離開之後，怎能忘記你的園廬呢？

在你的藍天之下難道還缺乏什麼嗎？

如果上帝想把他的伊甸園搬個地方，

他會把樂園建立在赫姆斯河（註）的岸旁

祖國呵，難道你不值得我們的熱愛嗎？

是的，樂園！但是誰會正確估量過你？

連你自己的子孫也沒有很好了解你，

他們倒常常羞於稱道你的神聖的名字。

呵，你的懷里有著多少未知的美麗！

多少神祕，寶藏，富源酣睡在

你的豁谷里，田野里，在你的高山里……

是的，樂園，但是誰會正確估量過你？

我們像外鄉人一樣生活在你這里，呵，母

親！

我們不會被你的召喚驚醒，也不爲它激動

山里的麋鹿，也要愛得你更多一點，

有翅膀的歌手，也要知道得你更多一點。

然而我們什麼也不見，什麼也不要，

只要你給我們衣服和麵包，

我們將在你這里死去，像外鄉人一樣，呵

，母親！

（註）Hems，巴爾幹山脈在拉丁文中的名稱。

## 矢車菊之歌

我把田野裝飾成藍色，  
我的名字——叫矢車菊。  
我愛天和空氣，  
我是田野冠冕上的裝飾，

雖然我很渺小，  
卻盛得像片天。  
我用美麗打扮着  
田野，地稜和山丘。  
我是花，我就是快樂。

矢車菊上不長刺。  
我像快樂一樣單純，  
我像孩子一樣天真。

上帝親手種我在地上，  
並且灌注給我以寵愛，  
而我生活在自由里，  
到處長着我的花。

我把田野裝飾成藍色，  
我的名字——叫矢車菊。  
我愛天和空氣，  
我是田野冠冕上的裝飾。

伊萬，敏赤夫，伐佐夫 (Ivan Minin)

Shev Vazov 1850-1921)，是保加

利亞自一八七七年解放戰爭後最偉大的作家，曾任教育部長。他的作品爲保加利亞人民所熱愛，有「民族詩人」之稱。還有作品——詩歌，小說，劇本——二十八卷，長篇「輓下」（一八九〇）尤爲著名。他的好些短篇已譯成中文，爲國內讀者所熟知。這里的兩首詩，是從世界叢的「保加利亞文選」中重譯出來的。

重譯  
（首）

于伶著：

## 長夜行

（四幕劇）

定價每冊九元  
書遠方店印行

。錄  
詳  
詳  
詳

# 重大的結算

瓊諾斯 R. 拜赫爾作  
繆譯

世界的主子們聚攏在一團，

在緊張的沈默里——那是結算的一天。

當他們坐着，白天遮到暗夜，暗夜到白天，

同時在戰場上，殺戮把握着它的極權。

這里圖式和表格從每張騎上睜目凝看，

數字也趕應着他們主子的趨使與召喚。

這些數字談論着他們發行的汽油和鋼鐵，

他們也談論着海輪，和船貨。

第一個發言的是些數字，說到：船，饒有善才，  
畫着長串的零的數字列隊地走進來。

接着數物在它金黃的光輝里，說了它所欲說。

然後是動力機械，和天光照臨不到的礦穴。

其次木材發露出口，並且規定了它的價錢，

然後是玉蜀黍，稞麥，米，羊毛和石棉。

煤炭終於在最後，那甚公簡有力的講壇，

就這樣地過去了從黎明到黎明的時間。

自然的力量，人類的力量，在那一天，  
會見了他們的主子，在審判的席邊。

x x x x

這里儀式和表格從每張牆上睜目凝看，  
但是他們未曾把「神聖的祖國」引用一點。

這里沒有人停止強調戰爭是「神聖的義務」。  
被忘却了的是「民主」和「不幸的民族」。

這里，聽不出一個擁護人，來規定  
像榮華，貧賤，或者恥辱一類的事情。

沒有「高貴的動機」在這里鼓動激動的名喚，

新皇心恨鐵淚幾迴來付——並且全體愕然。

這里，談話的題目不是英勇——

槍火的數字——魂祇和交代——才是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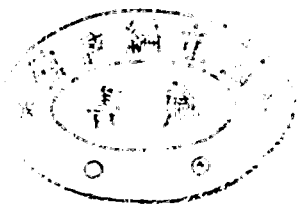
世界的主子們聚攏在這里——

他們的談話是明顯，坦白而清楚的。

X X X X X

當他們坐着，白天過到暗夜，暗夜到白天，  
同時在戰場上，殺戮把攪着它的檢閱。

並且只有關於兩，鏖，錫的爭論，  
靜靜地淹沒了爭殺的碩大的聲響。





他們爭論着光亮的硬金屬和軟的橡皮——

如此城鎮志都盡在火燄中燬滅，燬滅在當夜里。

熾熱的金屬嗥叫而哀嗚着，當它衝離過空際，  
鋼接觸着鋼，當坦寇的浪衝撞在致命的戰鬥里。

而流質的火隊，疾掠過許多個戰壕，

更疾掠向前，向另外的戰壕躍。

當那還生存着的兵團拚着他們最後的一場，  
砲彈便冰雹似的落在土墩土築成的掩蔽部上。

大地，爆炸到天空，在它黑色的跳躍里，

襲毀壞與死亡蒸騰着——然後在一堆灰燼中平息。

蛇一般地，毒瓦斯蠕動在這個曠野里，其間，毀壞了的堡壘與殘缺的槍械這些破盪的玩具。

在陸地上，海洋上和海底，他們廝拚，

海洋吞噬着裝載人類財貨的航輪。

新的軍隊出現着，並且爲狂亂的隊伍引領，  
開上前去接觸他們的死亡於「絕人之境」。

世界的主子們在那天把他們的能力表現，  
因此戰爭憂越着，殺戮把握着它的極權。

世界的主子們來攬在一團，

在緊張的沈默里——那是結算的一天。

他們散在遠方的代理人趕到他們的身旁來，  
看他們再一次地把這世界割宰。

墓地謝絕了他們的死人——從所有的墓地  
書着四個零的數目齊步走進大廳里。

海洋謝絕了他們的死人，像陸地一樣——  
每一具屍體被登記着，像似金元，馬克和金鎊。

僵屍擁抱着有疾藜的鐵絲的防禦工事  
其時主子們正安逸地描繪出災難的價值。

當爆裂了的炸彈增加着他們的喧嚷的利潤，  
他們繼續計算着，對於被殺錢的漠不關心。

每次高射砲的發射都帶來了利潤——多而又多，  
被魚雷炸的航輪下沉了，於是利潤降如雨落。

重砲表現着他們的嚇人的威力，  
每一次照準的轟擊增加着利潤率。

每一具屍體，在當天里，交付了股利，

當它平臥着，利潤的輝煌的光線便將它曝浴。

紙質堆積這利潤的曲線升高——啊，

看他們傾注進來——我們的結算符合了！

X X X X

如此他們坐着，白天過入夜晚，

世界的主子們把他們的能力表現。

他們既不能感覺到愛，也不能感到仁慈，

他們的頭腦用嶄新的鋼裝襯着裏子。

對於他們的可怕的罪惡他們並不戰慄，

他們的思想與皮膚原是銅片製成的。

他們沒有來喪失的神經，更沒有喪失的良心，

因為這些都是鐵甲裝製成的部分。

默然無情的鐵手送死了千百萬人，

它更簽下了這一紙公文。

X X X

世界的王子們聚擁在一團，

在緊張的沈默里——那是結算的一天。

其一把緊張的沈默打破來讀着結算，

在痛看來這些數字發聲像個妖怪的合唱團。」

「這結算是實在的！」這未受命的合唱團發着聲，  
突然許多聲音從每一方面傳出回應。

「可是你們的結算是錯誤的！滾開吧！

我們要發言！我們，人類，今天來說話！」

會議發出了命令：一個裝襯着銅裏子的頭顱，  
在所有的數目中閃，想到了六個數目。！」

這數目舉起鋼的手，而打了一記，

那基現在這數目在這「手是無力的。

「滾開吧！」零字的海洋大聲地高呼：

「我們是那些在結算庫所忘掉的數目。」

接着從那些鐵手所曾囚禁了的這些零字里，

那個數目消失掉，其餘的聲聲彌散了。

X X X X X

「讓開來！開口吧，你們，個別的和整體的零！」

於是有些許許多多的數字齊步走進大廳。

這些數字的領袖取得了他的地位——

「你，鋼鐵的頭，和你，啊，鐵的手；

還有你，鐵甲裝設的皮膚，鋼鐵的心！」

這些數字的不平激起了一個憤怒的願音。

「你們已經把我們的靈魂壓榨成沒有靈魂的零字，

如今在最後我們要廢棄我們的開釋。

你們的利潤是我們的血水與苦楚，

在你們門前哭泣着的千百萬人的殺戮。

如今瞧這曲線攀爬昇高——啊，瞧，



世界的主子們——我們的結算符合了。」

就那麼地他們說着。白天讓位給夜曉，

逐漸地在戰場上——死寂了騷亂。

恥辱，尊嚴和榮譽發言出口，

真理也照着她以前從來未曾說的發言。

其次人類的法律說了話，法律強調它的靈動，

之後發言的是民主和不幸的民族。

爲歌者與詩人所唱頌的英雄們也來言說，

自由的神聖的祖國打破了它的沈默。

選擇他們全都說着。這支合唱高漲增盛，

他們的每一們字句既和諧而又真誠。

於是暗夜讓位給黎明。世界終於見到了白天。

「這結算才是實在的！」號角的疾風向四外鳴傳。

一九四一年婦女節於北碚會場

# 雨天雜寫之一

茅盾

偶然想起些舊事，倒還值得回味一下。例如抗戰發生以前，有人推想一旦反抗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爆發了，文藝之神大概要暫時躲進冷宮，爲什麼？爲的是中華民族的反抗侵略，和自由解放的戰爭一定是拚死命的極其殘酷的鬥爭，一切都爲了戰爭，而戰時生活當然又不穩定，文藝之類似乎是生活相當穩定時的產品，所以在戰時不但作者意興闌珊，恐怕讀者亦無此雅興，何況還有物質的困難，如印刷條件缺乏等等……

當時對於這點，我曾疑氣駁之。所舉理由，在彼時亦並未超乎常識以上，在今天更已成爲平凡的現實，此點相應從略。這位可敬的論者，在「七七」以後便投身於最艱苦的鬥爭中了，親身的經驗當已確證即使在彼封鎖的、文化落後的、天天有戰爭的區域，文化運動還是需要，而且比那些較爲平靜而熙熙于戰時景氣，誇誇「繁榮」的後方都市更爲迫切地需要，文藝呢，在那些山坳子裏本來亦未難罕見，可是倒隨同硝煙血腥而發展，而且真正爲大眾所需要所享受。我又想起人家告我的關於他的一件「佚事」：抗戰那年他在某處，適逢魯迅先生逝世紀念，在一個莊嚴

陳總管中，他要求說話，可是他登台以後只說了這麼一句：「大家以為舊述所指示的奴隸總管就是我，其實不是！」不知怎的，這個「祇事」給我的印象很深，同時他的印象在我腦中亦篤之一新；我憑歷在當時文壇有過零感的，或許與我有同感。正像當我以此「轎事」與我舊的那位女作家在逃場以後笑爾曰：怪有意思。

這總管先生在抗戰以後未講一至大後方，而且大後方喧騰著文化動靜，他那邊的山坳子里亦若甚可感其詐。最多知道作家們有苦悶，如果一回到大後方來一看，不知他又有何種感想。但在抗戰，總管與我聚首的演講和當前現實一比，却不能不苦笑。現實太複雜，多變幻，我們對這輩作家的認識，深處都不夠得很，一時管窺蠡測，雖在原則上道着種分，然而何曾能測見曲折複雜了。今來桂林的文化市場，不為不熱鬧，然而猶如隔風氣，亂箭橫，倒底起了何等的作用？據說油桐的採文藝作品，隨隨便便一本書籍五千不成問題，可是這五千的讀者究竟以怎樣的心情去讀這本書，而讀後他的感觸又起了怎樣的波動呀？我們當然可以有樂觀的說法。不過如果不是忘形自滿而淺薄者，決不能一味樂觀。我們的確維持了一個文化市場，弄得相當熱鬧，但是我們何嘗料到了讀者心靈上的一層膜，而給予他以震撼的滿足？甚至爲了維持這文化市場，大多數作者裏面那些風雨不得了，感感不安的人且狼狽而自足，自謂左右逢源，實非難事。至下在重慶時

擠下喘不過氣來的作家，要責他以潛心精進，自然不近人情，但在這今天這種委蛇的文化空氣中，恐怕連這一點感覺也會漸漸麻木。

不能不說今天的毛病是充陽內虧。只香哲學與社會科學書籍銷路之不振，便可以知道。在這里，我又想起了聽來的兩個小故事：有一位專寫國際政治論文的先生，一天有一個青年見他書架上並沒一本哲學和社會科學的書，便問他對此兩門學術的意見，他回答道：「寫國際政治論文，只要有材料便行了。一又有一位從頭到尾讀過『魯迅全集』的先生有一天欣然自得對人說：『我發現了一件事：魯迅不談哲學，也不喜歡哲學。』人家即問他『發見』之證。他夷然曰：『你看他『魯迅全集』簡直找不出什麼偶然性，必然性，矛盾律，矛盾的統一，等等哲學名詞，這不是『明證麼？』』自然，我們不能據此以論全般的文化界，深思好學之士，一定還有不少，但在今日文化市場中，深思好學之士恐無迴旋之餘地。這一種頹風，其嚴重性，與自外而加的程粉，恐怕不相上下。

我們曾經對於只知道生吞活剝硬用哲學名詞，或以爲懂名詞方見哲學的錯誤傾向，加以批評，但在今天這種不懂哲學，而又鄙視哲學的潛在傾向之下，不能不發憤激之論，以爲前者猶勝於後者！

六月二十四日

# 抄抄摘摘錄外編

雲彬

因爲某「作家」說我寫文章只會抄抄摘摘，使我得到了啓示，立願從此要用心著書，認真抄摘，揀抄摘得比較有意義的，陸續發表。早幾天「半月文萃」的編者索稿，已經把抄摘好的幾篇送給他，並按上一個總名稱，叫做「抄抄摘摘錄」。現在雜聲兄又向索稿，我除了抄抄摘摘以外，別也寫些什麼呢，沒有法子，仍舊把陸續抄下的來函送給他，而定名為「抄抄摘摘錄外編」云。

## 一、 高留良之賦

偶然翻閱看去的「中國通史」，他談到清初文字獄時，有這樣一段敘述：

「再如甘肅以儒者高留良之著書而引起的文字獄，也是個顯例。高留良人，俱民族

主義，著書掛漏，其文有云：「清風雖細難吹我，明月何嘗不照人？」……曾澗爲湖南衡陽

人（按應作州人），見呂之著作內，有關於華夏之別，反封建復古等議論，心竊喜之，命

同志張熙至呂家訪求遺文，竭力傳布呂之民族主義。曾受了呂之影響，對滿清統治大爲不滿

，並命張熙說四川總督岳鍾琪，叫岳發難反滿，……岳以報告當局，大獄遂起。結果呂留良

及其長子呂葆中弟子嚴鴻逵等均因已死，加戮屍之處罪。呂留良次子呂毅中處斬；其餘呂氏

子孫均發往寧古塔爲奴，婦女入官。至於曾澗張熙，則因中途改變態度，予以無罪處分。一

這段敘述，有兩個小小錯誤：第一，「清風雖細難吹我，明月何嘗不照人」，相傳是呂留良

所作的詩句，並不是他的著作中的文句；第二，呂留良的重要著作有「四書講義」，這裏面他觸

力反對廢封建爲郡縣，並沒有「反封建復古等議論」。清初貶遺民如顧炎武王夫之等都嚮往於古

代封建之制，以爲衆建勢力不致速亡；而呂留良則更以爲封建可削君權。他說：

「君臣以義合。……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只爲後世廢封建爲郡縣，天下統

於一君，豈但有進退而無去就。蕞蕞無道，削爲尊君卑臣之禮。上下相隔懸絕，并進退亦制

於君而無所逃。而千古君臣之義，爲之一變。」

曾澗案起來的那年（清雍正五年），又殺了廣西人陸生楠，爲的是他所著的「通鑑論」裏主張

復封建。當時雍正皇帝曾下令說：

「大凡叛逆之人，留良、曾、呂、陳、申、孫等，皆以宣稱封建爲言，蓋此種悖亂之人，自知奸惡傾邪，不容於此國，則去而之他國，殊不知狂肆逆惡如陳生孫者，實天下所不容也。」

大概清初諸大儒主張復封建，多少帶一點割斷滿洲君權的意思，而滿清皇朝自削平三藩之亂後，一意集中政權，削滅地方勢力，陰險狠毒的雍正帝，更借此興大獄，以震懾一般對新朝不甚馴服的知識分子。他的話說得多麼刻毒：你們要反對我，想找一個地方逃避嗎？現在「天下」在我手掌中，看你們逃到什麼地方去！

然而知識分子中間有一些無恥的，他們在專制淫威之下，會來一套把戲，以保全性命，甚且借此作進身的階梯，那便是所謂「申途改變態度」。曾靜更是無恥之尤。他先前服膺呂留良的「夷夏論」，等到大獄既起，馬上「改變態度」，撰「歸仁說」，替入主中夏的異族找出一個「道統」來。說什麼「夫計世運之升降，必以治統爲轉移。而繼治統之轉移，又必以道統爲依歸。唐虞三代之盛，承帝統者首推大舜，頌帝德者終惟文王。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夷之人也。」是唐虞三代之聖人已不盡生中土。」這樣說來，當時滿洲人入主中夏，倒是繼承舜禹湯文武的道統了。像這種變節無恥的知識分子，似乎一直沒有絕跡，他的那



套理論，現在的漢奸如汪精衛之流正在發揮着。

## 二 呂留良與陸隴其

呂留良在他所著的「四齋講義」中說，「王者之興，制度文書，必取之儒者。」這句話，很坦白地說明了所謂「儒者」的任務。事實上所謂「儒者」，不但幫助歷代新與帝王創建了禮樂典章，同時還替「治人者」完成了理論體系。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和「忠恕之道」，以至於宋明理學家的「存天理滅人欲」之說，都是有利於「治人者」的，換句話說，都是替「治人者」說教的。雖然他們也希望「治人者」能依循此種原則，施行一些「仁政」，但主要是救大多數的「治於人者」遵循此種原則，以守秩序，以作順民。儒家的理論如此，儒者的任務如彼，所以他們稱稱皇皇，待價而沽，其目的只求統治者的青睞和自身的榮顯而已。清初大儒如黃宗羲，他是個剛健臣，而且曾致力過恢復事業，當然不會再屈身事滿清，然而他終擺脫不了「用世」的念頭，寫成「明夷待訪錄」，以待後王取法。他在「明夷待訪錄」的序中說，「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因其難壽，豈因夷之初且，明而未融，遂絕其言也。」後來祗有全祖望對此有微辭，他在「黃省堂集跋文」中說，「省堂與予讀明夷待訪錄，曰，『是經世之文也，然而猶有憾。夫

箕子受武王之誅，不得已而處之耳。豈有羶其妻離之身，而存一待之見於胸中者，則麥秀之恫荒矣。『黃宗義如此；呂留良曾應清試，爲諸生（當然是出於不得已），是否『尙在二待之見於胸中』，不得而知，只是他把夷夏之別看得比什麼都重要，終於棄諸生，歸臥南陽村，最後不堪清史的逼迫，竟剪髮爲僧。當他剪髮易服爲諸生以後，曾作詩云：

「誰教失脚下漁磯，心迹年年處處遙。雅集圍中衣帽改，黨人碑裏姓名非。苟全始信談何易，餓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理亦可，無慚尺布裹頭歸。」

可見他立志的堅貞與內心的苦痛。我想那時候的滿洲皇帝即使能效法武王訪箕子的故事來徵辟他，他也不會「不得已而應之」的。不過，那時候做皇帝的不是滿洲人，如果代明而興的也是漢人，那麼，既無夷夏之別，而「王者之興，制度文爲，必取之儒者」，他既是「儒者」，是否會出來代新朝制禮作樂，就很難說了。所以就民族主義的立場講，儒者那種嚴夷夏之別的精神，是可寶貴的；就「治人者一和」「治於人者」的區別而論，儒者總是站在「治人者」一方面，替治人者建立理論，創造制度的。

呂留良爲了持夷夏之論，子孫被誅戮，著述遭禁燬，而和他同時的陸隴其，不但身前景顯，死後且從祀孔廟，儼然一代儒宗。這不過實際的幸不幸，而牽涉到氣節問題了。呂和陸是朋友，

「便是陳明公……」，然而他的去臣在嚴表求之防，雖則潛心於利物，不惜降志作吳狀的臣子，對於康熙四年以不懸試被除名，隨鄉就在那一年舉鄉試，其後陸續進士，授嘉定知縣，會和呂爾量出處問題，呂勸他不要做官，他不能聽從。所以呂陸二人同是所謂「朱子之徒」，而出處殊塗，薰蕕異器，講學宗旨，自然也大不相同。呂與高靈巖書說：「從來尊信朱子者，徒以其名而未得其真。……所謂朱子之徒，如李仲（許衡）幼清（吳澄）靜身強己，而猶膠漆以道自任，天下本以爲非。此道不明，使德祐（宋帝昀年號）以迄洪武，其間諸儒，失足不少。」而陸答陳世元評則說：「晚村（許爾量字）既淺，益覺孤寂，以晚村之學，高明於庸庸，舍先生其禮望哉。」是呂留良借他人陳學身任己的許衡吳澄，而陸繼其節，勉人家做許衡吳澄。陸對陸平素推揚備至，但從無一語講到夷夏之別。呂死後，陸撰祭文，視顧地引程顥的話以自辯解：「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瘞言嘒嘒，橫於胸中，遂乖先生出處殊塗。」「原來陸隨其的出處，倒爲爲了『存心於利物』，話說得多麼冠冕上然而和呂留良一對比，那副媚世趨時的嘴臉，就無法遮掩了。」

現在講得平心靜氣，點評。保清原不過是帝王的輔佐，所以「大儒之志之無過三公」，只是無端闖來了吳澄，發坐所講夷夏之別，於是民爲難議難變的磁器，遂不肯出來做新陳的玉者的輔

佐，而許衡與程以「養廉補君之流，氣誠疑爲「反身守正」」。如果關開了東夏之別，那關「正君之  
與，制度女爲，必取之爲者，「聖者待新與王朝制禮作樂，「一而倡導」存天理滅人欲」，使得天  
多數人在封建統治下安心立命，正是儒者們的責任。所以不論發理學也好，新理學也好，程朱也  
好，陸王也好，理學的本身就不是絕大多數人做得出來的。就個人說出處而論，許衡與澄以至於  
陸隨其之流，自然不足取法。但中國人被封建道德迷了心竅，一肚皮「中庸」，滿腦子「忠恕」  
，所以許衡私設以至陸隨其之流，仍然被推爲「一代橋梁，而陸隨其之流，以爲道德高尚  
，大足爲「吾輩」之師。至於呂留良，則自大獄興起，全家被戮以後，不僅「圓恭補民」，「震於舉制  
深成，連作「讀史」的話，就是一般「讀書人」，也頗有人談論他謫妄，至少他們以爲呂氏持論  
過激，有違中庸之道。所以招致沈門之禍。中國人如果不把留在腦子裏的封建思想澈澈一下，一  
味視爲仁，子子爲義，而「忠恕」思想，只節取其一小部分，而不窺他的全貌，評騭人物，只看他  
的小行小節，而不問其立場如何，出處如何，那不但關大之風，漸滅淨盡，改革進取，更沒有希

望了。

待續

# 「人的花朵」自序

呂 熒

任何一個作家的 空生和成長，都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他有他現實的根，他有他生命的路。

「作家」，正如約瑟夫所說，是「人類精神的技師。」他們感知常人所感知不到的情感，他們眺望常人所眺望不到的遠景；常常的，他們也身受常人所身受不到的苦痛；他們也在建設着人類底真理與自由的王國。

不過，反映在一個作家的作品裏的情感與理念的本相，常常是隱在複合的藝術的具象裏面的；常常像是一個雷聲中的最強的麻聲，一道電光中的最強的光芒，有時也像隱在叢林中的一朵美麗的花；它們的形體不是人藉着感官所能辨認的，而需要理解，思考和探索。為什麼保王主義者巴爾扎克所寫的是貴族社會崩解的形畫？為什麼果戈里終於把洗面革心，成了一個「好人」的乞

乞科夫投進了熊熊的火爐？柴霍甫在一八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寫給蘇沃林的信上所說的：「我們所稱爲永久的，或者只稱爲好的作家們，那些令我們陶醉的作家們，都有一種共通而且非常重要的特徵：他們向什麼地方走着，並且也招呼你向那兒去，而且，你不是用智力，而是用自己的整個的實體感覺到：他們有一種目的，「這就好像哈姆萊特的父親的靈魂似的，不是出現過就完事的，而是刺激想像的」目的」又是什麼呢？

這樣的一條發現藝術生命的靈魂的路，正是批評的路。

生活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作家，他們所感知的，他們所眺望的，他們所身受的，他們所建設的；比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作家都更苦重。他們迎着重重迫害的彈雨，在烽火漫天的茫茫大野上，用還未十分精練的，各種各樣的武器開闢一條新世界的道路；而持着光芒的投槍，走在人羣前面的，是魯迅先生……

在今天，了解這樣的「懷着光榮與至善的希望」的戰士底根和路，對於我們不僅是應該的，而且是迫切需要的；因爲我們要向他們學習；我們也在開闢這條路。

這本小書裏的兩篇短文，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寫過一遍了。後來因爲戰爭爆發，原稿都散失不，到前年才又重寫出來。孕育了六年的東西，自己寫的時候是懷着一種說不出來的真摯的感情不

筆跡；其中有許多種見，是涉遊離和現實的波濤之鏡，自己仍然保存着觀察。然而，解述一個人，正如描寫一個人一樣，語言文字常有感到不夠的時候，常有表達不出來的方面；加之，所企圖寫述的，並不是一個平凡的人或平凡的生活體象，而是一個作家，一個「人類精神的技師」的非凡的藝術生命。

這兩篇短文也許可以算是思想的光和影織成的一面小小的透鏡，透過它，對象也許比較容易看得清楚些，然而，筆者在看的時候，不要僅僅局限在這透鏡的光影所及的地方，不要只停留在作家的藝術生命的外表上，或是某形的某一部份上；而要深入到他的靈魂的內心，理解他的藝術生命的本質；作一個整體的擴深的了解。

這樣的了解，是真正的藝術的了解。

一九四二年三月。

# 「冬天 冬天 前記

袁水拍

去年戴望舒先生曾經對我說，當某次到他的林泉居去閒談的時候：「你可以再出一本詩集了。」其後，徐遲也在幾個友人面前提起：「……譬如，永拍好出本集子了。」當時，記得一個友人說我因為這句話而漲紅了臉，「怪不好意思似的」。

自從一九三九年以前的我的詩作印過一本集子「人民」之後，再也不想把後來兩年間刊載在報紙和期刊上的東西結集。徐遲這句話使我回家去把剪存的稿子翻過邊遍，有時有極大的欲望想全部出版。有時又覺得只有兩三首短詩值得這樣做。「再等等看，寫下去，等到稍為多些值得印的，再出不遲。」自己總是這樣對自己說。現在，那些剪存的稿子都在香港丟光了，這些留下時最寂寞人們在桂淪兩地從僅有的一些大公報，皇島日報上找出來，抄給我的。人對於失掉了的東西，總有點偏愛，所以趕快把牠們纏起來。一來作爲酬答吃吃力力替我翻譯舊報，抄寫的朋友人



例：二來想把這些詩中所說的意思多告訴幾個人，萬一有人能從其中得到一些愉快，便是作者幸甚的無上的回報。

存着這個心念，把這首詩攪了出來。因為所能找到的材料光是大公報、星島日報和文藝陣地，好些著作都找不到了，特別想念的是幾首「政治詩」，試作的民謠，和一首「米」，一首自己所喜歡，也為一個友人所愛好的「火車」。此外又刪去了幾首，其中「兵士，兵士，你肯不肯嫁我？」那一首也刪了。別的試作的民謠既然找不到，也不願留下這孤單單一首不大現實的東西。因為，對於民謠，我有丁偏心。

前些時讀到一首全部用對白寫出，題為「兩個雞蛋」的短詩——一首通俗敘事短詩（*Dialect*）——雖則作者的名字，似乎我們都沒有聽見過。但是我相信，很少人讀到了牠，會不稱讚牠，不喜飲牠的。這短短二十行許的新山歌分明是篇傑作，太巧妙，太迷人了，我們不必道德地來考較牠，如何合於徐遲所時常提起的 *high seriousness*；如何把血肉相連的人民和社會（抗戰）如實地顯示出來；作者對於所寫的作品（那件事情）如何熱烈地，貼切地愛着；如何讚美着「種善」；如何合乎「世道人心」的法則；以及其中所表現的人類愛等等。我們也不必指出這首詩所用的語言是家常日用語；表現得如何的單純，真實，不誇張，不裝璜；恰好的經濟的篇幅等等。在我

們賦性一運之後，還沒有考慮到這些屬於頭腦裏的尺度時，已經愛上了牠。假如沒有人責備我過火的話，我會說牠是中國新詩的希望。

也許這也是對於民謠有了偏心之故吧。每逢記起那唱外國民謠的友人唱着像「紅色的太陽」，以及「你綠色的母親的森林」時，我覺得像我這樣生硬粗糲地從事於作詩的人，應該抹一抹手，把袖子管放下來，不幹了，如同一個粗木工的學徒看見細木工的師傅在臂灣裏挾來一件精美的作品，放在他面前一樣。只要唸到：

你不要嘆息吧，

你綠色的母親的森林……

以及P君所愛的「讀人家去諷笑吧……」那首瑪麗亞的詩，我的心會不由自主地溶化。一切的詩歌，只要是善的，真實的，表達着人類的靈魂的；表達得正確，天然，簡單，直捷；熱情飽滿，在味的方面，深入人心，在廣的方面，波濤澎湃；親切，誠懇，拿涉熱的心來感動萬人的詩——都會被人所愛。不論古今中外，從人民中產生出來的詩人的作品，尤其是人民自己所創作，流傳，愛好的民謠，往往合乎以上的這些條件。

如果我們再加倍地留心我國的民謠，將牠們記錄下來，歌唱牠們，誘發新的作品，加進新

血液進去，也許我們的民謠傳統會慢慢衰亡。詩人們只顧自己做「資本詩」，放棄資本主義社會末期的那種悲也不能生長下去的詩。那末詩人們和他們的作品會越來越離開人民，越來越和本國的土地疏遠的也。記得朋友們在香港時，曾經想出兩個詩歌刊物。想把刊物命名為「土地與詩歌」，而出版雜誌名為「詩歌的土地」。因為我們所需要的是在現在這土地上種詩歌，因為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片廣大的美的詩歌的土地」。只有上承我們的民謠及活的舊詩歌的傳統，橫裏面連着廣大的人民的詩歌，可以行遠，終能為人民所承認。擁護已有，也有生等。也許這樣詩歌只上國家的事業，像泉水一樣地從人民當中冒出來。在這種詩歌的面前，我們的詩人的作品將為之褪色嗎？而目前的那些民謠風的新詩歌（像前所提到的新的山歌「兩隻雞蛋」）正是本來的好詩的萌芽。

徐江也是一個民謠的信奉者。他也主張搜集民謠，歌明他們，製作牠們，聯繫要搜集各地的方言，學習他們，那些不拿書本而能說話說得明白動人的人（也許只有不拿書本進行）；他說從民謠到史詩是我們的詩歌的道路。我同意他。不過記得我們有過幾次爭論，關於民謠的限制的問題。因為如果把民謠僅僅作為一種詩歌的形式看，那末牠是有限制的。牠可以非常合適地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兩性生殖和家庭生活的若干面，以及若干社會問題，但是對於民族以及將來應

顯然在變革中的時代和它的社會內容，複雜的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隨之而起的人的感情，作為形式，民謠是不能勝任的。我們需要民謠，正因為我們要拋棄牠；我們寶貴這個民謠的意識（我們無法想像一個沒有民謠尊嚴的民族），同時要求另外創造一個新天地。我們不僅活在本國的土地上，而且這片土地絕未和全世界的土地切斷；我們在呼吸，不僅是我們在呼吸；我們不僅是我們們。

最近報紙上刊載過一篇關於音樂詩歌的表演會的新聞，新聞的結尾說：「以民間歌謠為最受歡迎。」（指前項所稱 simple, sensuous, individualized 這三個形容詞屢次被人們用來讚美某些詩人，牛津詩歌詩選的編者也以之讚美普式庚）。「約翰·克利斯朵夫」的作者一再稱道民謠，並說：「大為國家的責任就在乎把這千萬人共同的靈魂表現出來。他的理想是具有希臘古代樂人般的真摯，擺脫了自我，音樂上吹入民間的集體的熱情……一百五十年來，個人抒情主義底過渡的發展，已經有了消滅的成份。真正的偉大，在於多多感覺，多多控制，說話簡潔，思想莊重，絕不迴避……」又說：「力求明白的需要抓住了克利斯朵夫」。郭沫若先生說：「深入羣衆，而又平易起來，這藝術的極明，極健康，極有力的作品」——這些話都可以道出中國新詩歌的消滅與也。

下面這些詩是作者一九四〇，四一，和四二年上半年所寫的，依着年份編排。生活的淺與窄，織成了這些。假如其中有不失其爲真實，誠懇的詩句，也是許多寶貴的友情，特別是懷哥所教的。像「向日葵」這首詩，簡直是經過他編寫定賞的，另外二三首中甚至保留着他所說的話，可惜有幾首已經找不到，不能編入了。

感謝替我找殺紙，抄寫的友人們和第二次又替我作詩集封面的郁風，並感謝叫我更改這集子名稱爲「向日葵」的人，沒有依照他，還是用了這名字「冬天，冬天」。

謹以此獻給可愛的人。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四日

## 「早醒記」題記

紺弩

請：

收到端午節寫的信後，再未收到你的信。「新月集」里面有一首「惡郵差」，說郵差把好信都留給自己讀，難得收到你的信，是無足怪的。

至於我的信，也許你已經感到絮煩了，每天天地要你讀，每天每天又都是些瘋瘋顛顛莫明奇妙的話！但是，我也無法呀，每天每天總有這些瘋瘋顛顛的想念，總有這些瘋瘋顛顛的情懷，尤其是總有足以引起瘋瘋顛顛的想念，觸到瘋瘋顛顛的情懷的這些遭遇，叫我怎能不寫呢？天下雖大，我實在不認識另外的什麼人，另外的什麼人也不認識我，你叫我不寫給你看又寫給誰看呢？

比如今天，我又作了一個夢，夢見你，也夢見咱們的女兒。你抱着女兒，我背着一個行囊，

在路上走。我們不知從什麼地方來，也不知走了多少路；我們不知要到什麼地方去，却走到一個不看到過的邊界上了。

正要跨過這國度的土地的時候，猛一抬頭，望見一根長柱，紀念碑似地聳入雲霄。那柱上寫了這樣幾個大字：

「一號——X？」

旁聽隨語：

「回答這話者不准踏此國土。」

我擔心我轉眼時有些昏花，用手絹把眼屎和灰土之類揩了一下；但那些字一個也沒有看錯。

我說：「請，你看見了那柱上的字了麼？」

「看見了。」你說。

我說：「寶貝；咱們到了一個頂好的地方了。幾年來媽媽和爸爸都不知道把你放在哪兒養才好，隨便哪兒，似乎對兒童們的教育都不很注意。現在到這裏，首先就看到啓發兒童的智慧的東西，對兒童們出的算學題目。此外一定還有有益於兒童的別的玩意。」

「這真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你笑：「唔，習慣了，不說話，嘴吧會發癢的。」

「你以為我說的話不對麼？」我愕然。

「沒有，只是你以為小燕會懂得麼？」

「對了。」我也不禁失笑，於是改口問：「小燕，你知道數數麼？」

「甚道，」她說：「從一個到席個；從席一到意席，都會朽。」

「甚麼，這為告訴你算過算學麼？」

「現道的，現道加法。」

「你看，」我指那長柱，「上面的字你認得麼？」

「那大季，」她看了一回說，「那大季我印得，細個現學題目，小的印不清。」

「那算學題目講的什麼呢？」

「它講一個加一個，等幾幾個？」

「你說等於幾個呢？」

「兩個。」她扳起指頭給我看。

「不是，」你笑，同時在她臉上吻了一下，「是三個。」

「啊啊，不細光個，細兩個。」



說着說着，我們就走近那長柱了。前面好多人停在長柱底下，卻沒有一個抱燈或牽着孩子的。

我聽見一個大聲的喝問，響在人叢中間：

「一個加一個等於幾個？」

隨即從人縫里望過去，我看見一個高大的穿着制服的警察模樣的人，正抓住最前面的一個人。

我大吃一驚：怎麼，這問題不是問小孩，倒是問大人的麼？拿這樣的題目來問大人，天下有這樣的怪事？

「那個！那個！」小燕伸着兩個指頭大聲喊，似乎要讓聲音從前面的人們的頭上越過去作第一個交卷的。

可是那警察——現在我看清楚他只有一隻眼睛——似乎沒有聽見，也沒有一個人掉轉頭來望咱們的寶貝。你一向都願意女兒成爲注意的中心：這樣冷淡，我看得出，實在有點覺得侮辱。所以連忙制止她：

「沒有問你咧，還沒有問你咧！」

「三個！」最前面的那個人說。

我簡直不信任我的耳朵。怎麼會有這樣的答案呢！而且是個大人哪！然而更奇怪的事還在後面啊！

「對！」警察說，不，那是個警官。他揮手一揚，在長柱旁邊的入口站崗的兩個警察就讓那一個入過去了。於是警官又問第二個人。

「五個！」第二個說。

「對！」第二個人也過去了。

「十個！」——「對！」——「百個！」——「對！」——「一千！」——「對！」——

「一萬！」——「對！」——「十萬！」——「對！」——「一百萬！」——「對！」……

這樣，過去了多少人。

「兩個。」忽然一個人說。

「什麼？」警官吼起來。「你說兩個？你受過教育沒有？滾開！趕快滾開！」他一吼，旁邊的警察就舉起手里的木棒，說「兩個」的人連忙回頭衝開後面的我們逃跑了。這時候，我又看見那兩個警察，一個只有一隻手，就是拿木棒的那一隻；另一個，却只有一隻腳，腋下撐着一根拐

杖。

「一加一等於二！另外一個人說。

「滾開！你懂得禮貌不？」一隻眼的警官又吼，一隻手和一隻脚的警察又舉起木棒。那個人也回頭逃跑了。

看着看着要回到我們面前，小燕爲那警官的吼聲和警察的木棒嚇壞了，他抱着你的頭說：

「我怕，媽媽。別上那惡人們那里去吧」。

我們就不停回到面前，回頭擠開後面的人們走掉了。

喘息剛定，我又禁不住口里唸唸有詞起來：「這是怎麼回事呢？這是怎麼回事呢？一加一不  
是等於二，倒是等於任何別的數目！那麼，我們所知道的就全都可以推翻了！太陽不是圓的，倒  
是長的或者方的；雪不是白的，倒是黑的紅的以及無論什麼顏色；小燕不是我的女兒倒是我的媽  
媽爸爸或者別的什麼人；小燕的媽媽，不是我的妻子，倒是……呸！這太不可思議了，太不可思  
議了！」

「哈哈！——你笑：——我們的博士，今天也碰到鬼子了！平常不讀像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  
麼？」

「難道你知道是怎麼回事？」

「豈敢，不才略知一二。」

「那麼……」

「那地方叫做殘缺國，每個人都至少缺少一樣東西，肉體上的或者精神上的。」

「殘缺國？世界上有這樣的國度麼？」

「爲什麼沒有呢？剛才我們不是到了它的邊境麼？」

「對了！」我說，「那三個警察就都甚少一點東西的，但是爲什麼一加一不等於二呢？」

「這都不懂得，以後你真得少吹些牛了。」你說，「凡是有缺點的人，都喜歡掩飾自己的缺點，因之，就不喜歡別人指出他的缺點，因之，不喜歡好說話的人，尤其不喜歡好說真話的人。」

「這與一加一等於二有什麼相干呢？」

「一加一等於二就是一句真話。既然可以說這句真話，當然也可以說別的真話。可以說瞎子是瞎子，瘸子是瘸子；其實也等於說瞎子是瞎子，瘸子是瘸子。當着瞎子說瞎子是瞎子，當着瘸子說瘸子是瘸子，在殘缺國就是最大的不敬。」

「這就是說的一加一等於二！」忽然霹靂般的聲音在耳邊一響，同時小燕嚇得哇地一聲哭出來。

我扭轉頭向左右一看，想看發這大聲的是誰，不料誰也沒有，連你也沒有，小燕也沒有。只有我一個人在牀上午睡。這才想起你和小燕都在遙遠的別處，我和你們分別已快一年了。

但是晴，你說，這個夢不是很怪嗎？現在寫給你聽，你又認爲是瘋瘋顛顛，莫明其妙麼？其實，如果我們在一塊兒，我把這夢說給你聽，你雖覺得怪，一定不認爲有什麼瘋顛；只是這種特爲老遠地寫給你看，你的感覺就兩樣了，人們都認爲這樣：無論什麼話，口里說說不要緊，用筆寫出來就不免有些問題。對於這，我倒覺得是瘋瘋顛顛，莫明其妙的。

今天的信完結。希望明天有較好的材料寫給你。希望接到你的信。

雨  
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程林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處字第五三一號

執筆者：

谷新籍  
O、享利  
雪田經  
茅盾問  
雲袁盾  
袁水彬  
袁水拍

巴爾托克  
彭燕郊  
伐佐夫  
白鄒岩  
鄒綠芷  
呂紺葵  
紺葵琴

761  
48

夜之谷

\$ 7.00